

續飛俠傳



康德六年十二月二十日印刷
康德七年二月十五日發行

版權所
翻印必究

續飛俠傳 每册定價三角

著 作 人

奉天市一德街四段八十八號
王 赫 然

發 行 人

奉天市一德街四段八十八號
王 麟 閣

印 刷 人

奉天市一德街五段一三三號
孟 康 興

印 刷 所

奉天市一德街四段八十八號
振 興 排 印 局

發 行 所

奉天市一德街四段八十八號
洪 順 德

續飛俠傳 (第七集)

第一回 迅雷不及掩耳衆仙入路門羣魔 天外忽然飛來師徒途中助峨眉

詩曰 故假批鱗作隱淪 扁舟十載劇艱辛 莫愁江上風波險 此地桃源好避秦

前身何處證靈修 墮落人間不自由 昨夜夢中曾記取 天孫故意會牽牛

寒山子因爲魔火光陣中 內有天魔所贈五行因果劍 附於陣中五方 實在利害無比 尸

夕婆深知此寶 非五辛刀不能降伏 惟因此刀乃是異派中所有 如峨嵋天台二派中 門戶

正大 決無五辛刀 誰知事故竟有出人意料之外者 偏有齊霞兒之師 神姥優曇早爲預備

以破八魔 當有金老老羅紫烟 命霞兒先將五辛刀取將出來 請寒山子觀看 是否就是

所覓之物 尸夕婆一見喜不自勝 連連點頭道 是的是的 不料優曇老師 竟能在此前

見之明 好了好了 諒那八個魔王 無能爲力矣 現在咱們人數已齊 明日正當十日之期

刻下天已不早了 卽請大家暫時安歇 少時天光大亮 大家再爲商議破陣之法 衆人稱

是 遂卽散了禪堂 一夜晚景不提 次日天剛黎明 就隱々聽得銅瓦寺那裏 撲哧哧號砲

響亮 衆人情知賊人已有預備 大家亦不敢待慢 遂卽一同起床梳洗 工夫不大 只聽

得大殿上金鐘連響三次 衆仙真率領着 諸門弟子 一個個整肅衣冠 各帶隨身的武器

一齊趕至大雄寶殿 聽候調遣 既至大家來至殿前 早見在真武大帝座下 齊齊的設了五

付桌椅 當中坐定這位 正是寒山子尸々婆 左上首乃是南華元君 白骨夫蔡塞瓊 下首是顛仙鄭燮 右上首是金老老羅紫烟 下首是查阿禪師 僧道俗五位上坐 在兩傍排班站立着 峨嵋天台各派門人弟子 不下五十多位 老少男女都有 一個個英姿凜凜 道骨仙風 俱是雅鵲無聲 恭聽法諭 寒山子按着名冊點了一回 除那白水真人劉全 七星真人趙光斗 俞允中 魏青等 仍在臥雲村鎮守外 其餘大小仙真 全在此處一名不短 寒山子剛要發話之時 瞥見一道金光 如同電流一般 直撲顛仙而來 大家就是一楞 恐怕是敵人妖法侵害 正思抵禦之時 忽見那道金光 只在顛仙面前一閃 早已退出 直向西北方飛去 只見顛仙好々的坐在那裏 手中執着一道法柬說道 這是掌教真人齊道友的法牒 不知內有何事發生呢 說着話已將法柬拆去封皮 原來是三張八行箋寫成 上寫道

峨嵋山凝碧仙府奉敕掌教齊漱溟 荀蘭茵爲飛傳 金鼎山太和宮 諸道友及門人弟子一體詳知事 前據雪山派主凌真人與妻 白髮龍女崔五姑等健意 因爲本山同宗異派各弟子 日見增多 亟宜乘乘教祖長眉真人意旨 開闢凝碧五府 以處各派 傳襲本門玄奧 一體焚修 共登仁壽之域 同享神仙之福 乃命劉泉等 先後至元江大熊嶺 會同顛仙道友 恭請金門寶藏 得到朱雀靈符 以闢仙府 不圖異派作梗 已知林逆拘申惡師 南雪山八魔出頭 與我等爲難 可見道高一尺魔千丈 修仙厥不易也 今者默會得悉 赤身寒山天魔三道友 被邀出山爲我等幫忙 擾亂請修 情實不忍 然在

彼此通家 互相携手 惟有功成之日 登仙府以鳴謝 夫復何言 因妖陣之中南方況地守者 蚕蠶師始韓如雪 乃苗疆第一祖師幻靈教主 魯靈魯殿光座下 長門弟子不但法術高強 且有落寶花籃相助 實爲勁敵 最可慮者乃伊手下 煉有憐頭毒蠶其毒甚烈 較當年綠袍金翅蠶之毒 有過無不及 陣中其餘惡寶 已知悉由諸道友設法破除 惟餘此蠶 尙未知當用何法以降之 如僅仗蕭道友五行萬象傘 及寒山道友寒苦鳥等 大非所宜 欲破此毒蠶 非尋鐵咀虫不可 此虫之來歷出處 赤身道友自能知之 今日交戰時但能不傷 韓如雪才好以免激怒伊師 則本派可少樹一強敵 餘惟諸道友酌核進行 再西雪山聚寶峯之妖屍谷辰 與七指神魔等 因爲偷竊峯下藏寶 雙方致起爭端 該妖屍業在昨夜子正 已在鬼鞭下亡命 七指神魔見機逃走 是否完結 尙難預定 順請道安 齊漱溟拜啓

大家看完法牒 寒山子呀了一聲道 好險哪好險 若不是齊道友 先爲通知 老身險些担誤大事 實指望韓如雪的蠶蠶 有吾的寒苦鳥足可降制 如果冒昧作去 那時實恐受害非淺呢 金老老道掌教真人 既云鐵咀虫能破毒蠶 又云赤身道友深知此虫的來源 那麼就請赤身道友設法罷 鳩盤婆聞言搖首道 難夕夕 諸位不知此虫並不是陽世之動物 乃是在幽冥地府中 阿鼻獄中產出的 專爲罪魂而設 老身雖掌赤身魔派，但是出幽入冥之工尙嫌不足，如果借用鐵咀虫之事 除非東方聖母訶梨帝不可 但是老身平素與鬼母 並無

接近之處 如果冒昧求之 聖母一時不高興起來 拒決老身的要求 豈不與老身顏面無甚光彩嗎 說着話用目直視寒山子 寒山子笑道老鬼 你不要隔壁求人 費力不領情 老身前在東海世外 鹹海峯救過聖母座下 鬼婆武德 因爲點點的好處 馬上就叫人家遠席過也未免與世態上下不去 顛仙笑道 寒山道友不必推却 可知此次借寶破陣 關係重大 道友既然施惠於聖母 聖母當然不能袖手作壁上觀 時機已迫惟望道友 避却小嫌成諸大義 如得妖陣早破 得了元江諸寶 開闢峨嵋五府 道友之功 豈不偉哉 寒山子笑道 鄭道友不要多心 愚姐不過與赤身老鬼取笑 何足掛齒呢 說畢衆人哈哈大笑 寒山子遂命西門紅綃 取過來信箋 作了一封懇切的書信 叙明緣由 卽以飛劍傳遞東海度湖山尾石洞去訖 顛仙道雖承寒山道友 代聘聖母去借鐵咀虫 可是今日正當破陣之期 當如何辦法呢 查阿禪師道 以老僧愚見 莫如令金蟬去到銅瓦寺 通知林瑞暫緩三日 就說吾等尚有手續未備 稍候三天准去破陣 衆位以爲如何呢 赤身教主道 何必緩於三日呢 現在各樣手續既備 僅缺鐵咀虫 吾等何妨暫破牠其餘七門 如能將此七門破掉 只餘正南離地 留爲聖母來人再破 豈不免得示弱於八魔嗎 衆人拍手稱是 遂卽仍推寒山子發令調遣諸弟子 以便前往破除妖陣 寒山子素日好大喜功 今見衆仙一再的推舉 並不推辭 遂卽望下叫道 素因大師率領英瓊 輕雲 若藍等四人 去破西南坤地 命玉清大師率領文琪 明娘 朱文等去破東北艮方 又命金老老羅紫烟率領司徒平 嚴人英

向淑芳等去破西北乾方 又請查阿禪師率領瑤青 赤玉 紅霜等去破東南巽方 各路俱聽
東方陰雷响動 一齊入陣各施各寶 掃除陣中一切魔火金光 俱在中央集齊 衆人應聲退
下 寒山子遂又叫道 請鄭道友率領歐陽霜 齊靈雲 齊霞兒等 贈給土體陰陽姬叔萍五
辛刀一口 進入妖陣正北方坎地 卽用五辛刀破他的藍遮劍 以取用土剋水之意 又請蔡
道友率領自己門人瑩兒 琪兒 月色等 贈給火體陽質褚衡秋五辛刀一口 進入正西方兌
地 卽用五辛刀破他的馬耳劍 以取用火克金之意 又請赤身教主鳩盤婆暫爲全陣之主
以陰火發動三昧神雷 爲各門進攻的號令率領湘英與 秦氏姐妹等另贈金體陰質尤鳳仙五
辛刀一口 進入正東方震地 卽用五辛刀破他的馱羅劍 以取金克木之意 又命敕令阿香
女凌雲鳳借着神禹令的金光保護之下 由東方陣門禦劍 飛進妖陣天空 監視二魔宛紅塵
迷魂砂 如果紅塵一用毒砂時 卽用金光破牠 又命易靜由正北方坎地飛入妖陣天空 用
一粒混元珠 專破三魔凌霄的子母淫竅吸寶珠 臨時以便奪回被困諸人的法寶 又命黃玄
極由正西方兌地而入 用鎮雲錘打破他的照膽鏡 又命岳文 趙心源二人 等候陣中秩序
一亂 卽時飛入 設法敵住陰溝監守四女妖 除袁漱玉一面不須照顧外 其餘三女必要竭
力割除爲要 勿任漏網 衆人各自應聲領命 又聽寒山子叫道 金蟬 石生 莊易三人聽
令 三小應聲來至座前施禮道 弟子等在此侍候 寒山子道 少時汝等領去水體陰質陳綠
娥五辛刀一口 隨同老身在正南離地看守 只若東方聖母鐵咀虫一到 汝等卽隨老身冲入

陣門 卽用五辛刀去破妖人的履西劍 屆時俱聽老身指揮治事 萬不可自任已見 那韓如雪的燐頭毒蠶 確是利害無比 三人應聲下來 各人回房收拾一切 靜待號令出發 寒山子等五位 也就退歸禪堂 只見步虛仙子蕭十九妹 雖因受了蠶毒師姑的盅毒 因爲她的體質較比別位不同 仗着自己腹中的八九玄功 又服了許多的丹藥 此時業已大愈 今天見寒山子等又要前去破陣 十九妹不由的又勾起了前仇 當下見了衆人進來 就約求寒山子准她前去 去找韓如雪報復毒蠶之恨 寒山子笑道並非愚姐相攔 一則吾妹病體初愈 此時尙未復元 豈能擅自前去參入惡戰仇殺漩窩之中 一旦失利 豈不爲他人嘲笑 二則因爲掌教齊道友劍書囑咐 對於韓如雪不可加以仇視 因她乃是苗疆第一法祖魯靈之弟子 得罪了她恐怕與峨嵋多樹強敵 吾妹縱受委屈看在齊道友面上 也要退步相讓了 况且那妖婦毒蠶 實在利害無比 齊道友有言非借鐵咀虫 不能降制 愚姐已竟轉託東方聖母設法到冥府去借 如果此虫一到 將她的毒蠶破掉 將來見了她的師尊魯殿光 其直在找其曲在彼 還愁她不好好的與吾妹陪禮嗎 十九妹不聽猶可 聽得寒山子所勸之言 明明是小看自己 懼怕人家的毒 只氣的十九妹柳眉倒豎 秀目睜圓 又在病體新愈 肝火正盛之際 這口氣實在忍不下去了 遂卽指着寒山子道 寒山道友住口 勿論她是何人的門人弟子 毒蠶怎樣利害 貧尼前既受她的暗算 這口惡氣也非要報復不可 如果齊道友恐怕爲他得罪之慮 好在貧尼向來就不隸屬峨嵋派 冤有頭債有主 將來魯靈到時 貧

尼自己擋之 那時縱然粉身碎骨 亦所甘心 寒山子一片的好心相攔 誰知倒惹出來十九妹的牢騷 寒山子向來定性如烈火 自道成以來 誰敢這樣的擋白 剛要發作 只見金老老羅紫烟在旁喝道 三妹大胆你還要說些什麼 寒山道友一片血誠 好意相勸 况有齊道友的法柬預囑 不可與她爲敵 你怎麼這樣的放肆呢 寒山子雖然有氣 見金老老將十九妹 申斥一番 也就不好再說什麼了 又見十九妹站在那裡 紅潮滿面低頭不語 也確覺可憐 本來誰被誰欺 心腹中當然含有一種報復之志 寒山子也就趁風下逐笑道 羅師妹也不要過於苛責令妹 她方才所說的話 雖然出於悞會 也不要怪她 實是受傷已深 不由她不存記於懷 如果賢妹必要前去 愚姐自能相助 愚姐這裏現有木體陽質徐煞五辛刀一口 請賢妹帶去由西南坤地進去 那裡已有素因若蘭英瓊輕雲等攻打 吾妹到時不必去助她等 直徑飛進陣門直奔中央 如見着妖人的捏盤因果劍 吾妹即以五辛破刀牠 破劍之後 卽由中央轉身向正南冲殺 如遇韓如雪雖不能傷她性命 也要利利害害的治她一治 以爲吾妹出氣 外面自有慈姐等接應 十九妹聞言 這才破愁爲笑 走上前來深夕稽首道 念愚妹自被妖人毒蠱摧殘之後 時常鬱結不快 今日無端得罪師姐 心實不安 還請吾姐格外宥原是荷 寒山子笑道 彼此通家姐妹 何須客套 惟賢妹前去時 必看愚姐等入陣之後 妹可繼進 萬不可逞一時的烈性 擅自先入 則危險萬分矣 屆時鐵咀虫不到 卽愚姐之雪鳥亦失效用 牢記牢記 十九妹連連答應 接過了徐煞五辛刀 也就急急的收什已畢

此時天光已將午正 大殿上金鐘復鳴 衆人齊至殿前等候起身 寒山子等觀看兩旁諸門人 只見一個個武裝長劍 氣宇軒昂 俱都是磨拳搓掌 維揚之氣現於言表 遂又向大家諄諄囑咐一遍 這才出離了太和宮 各禦劍雲 飛向銅瓦寺而來 正行之際 猛聽得魔火金光陣中 一連響了三聲霹靂 剎那間 好好的烈日當空 纔雲毫無 祇見那妖陣之中 陳雷響處 咕都都捲起來 愁雲慘霧遮滿了天空 隱々の聽見陣內 鬼哭神嚎 牛吼狼嗥 好不怕人 一股血腥氣味 直刺鼻孔 各人不約而同的 各以一粒百草拒毒丹含入口內 醒臭之氣方才少煞 各人按着指定的方位 收落劍雲 單聽東方陰雷飛起時 卽各努力攻入單表那金光陣主 火魔乾達老母佛白素々 自從那日戰敗了峨嵋諸仙 陣中還打住了敵人四個女弟子 這一次勝利 歡炸了九首夔林瑞 以爲連次敗北於峨嵋手下 這回諸位師伯前來 居然得了大勝 如再過了幾天 峨嵋諸人退歸時 便可蒞行吾們約法三章 不但天滔湖蛟螭鏡到手 元江金門之寶 卽可垂手成功 那時又得凝碧仙府 以爲本門修真之所 許多的仙姬美姝 都在自己的掌握之中 那是何等的華貴富麗 心中好不快活 後來又得了袁天寶的回報 據云峨嵋又約求十日之期 再來打陣 林瑞暗々歡喜 知道這是峨嵋天台二派 智窮力盡了 才有這樣的約期寬限 量爾等十日之工 也不能想出破陣之策 林瑞乃一介的匹夫 不過會點妖法 便以爲世界無敵了 他那裡知道凡他的剋星 都在東方呢 從此後他就膜不經心 一切的事務 都委之各位師弟及幾個師侄去辦 他自願每

日間除了早晚朝拜師長之外，在他的靜室中，吃酒作樂，他這一來到成全了，袁氏兄妹每次到班之時，即暗入陣中，照着峨嵋四位女弟子，專待十日期滿，只要峨嵋諸仙一入陣中，他兄妹即馬上棄暗投明，就將這被困的四女放將出來，這日已到第十日黎明，白素夕情知峨嵋今日前來打陣，遂即升了大雄寶殿，命人響隊調隊，白素夕仍照原定的人數方位，派人妥爲監守，銅瓦寺內外汛地，也同時命人看管，諸事辦完，白素夕退殿，稍爲休息，即到午刻，猛聽得鈿刁頭上，警報金鐘噹々響了三次，緊接着即得了俞德，千里傳音法報告，太和宮敵人，業有行動之狀，遙見那裡大殿上，有一位白面巨口形同殭尸的道姑，在那裡發遣人數呢，白素夕得報，遂即帶領三位師弟與林瑞等，一同入陣，候了工夫不大，又聽得止北上數十道劍光，破空之聲有如牛吼，白素夕不敢待慢，遂即運動丹田之氣，一連響了三個神火雷，將全陣一一沖動，八門與中央，九條魔火金光旛展動，好不利害，滿陣之中綠火飛舞金光亂竄，刹那間將一座妖陣，都被黑氣濃烟包圍在內，風雨不透，寒山子此時帶同諸仙已到，但見這座魔火金光陣好不利害，但只見千團怪霧，萬陣寒風，彩霞籠五色金光，妖雲起千沖艷色，八方排山岳，修行僧道與全真，左右立湖海，僧兵嘍卒並散客，正東上九華巾，水合袍太阿劍登雲履，正是八風島主愛醜師，正西上魚尾冠，淡青袍古定劍水火絳，乃是飛龍洞主陰樹棠，正南上七星冠，雪白袍昆吾劍落寶藍，正是蠶蠱師姑韓如雪，正北上雙叉冠，藕荷服披水劍

朱紅履 乃是開海白狐馮銀瓶 翠藍旛青雲繞繞 素白旗鳳羽翩翩 大紅旗火雲罩頂
皂蓋旗黑氣施張 杏黃旗下千萬條古怪的金霞 內藏着天上無世間少 關地開天無
價寶 又是蓋世奇許飛娘 史南溪神光糾糾 九首巖苗紅叶 施龍姑氣概昂昂 陣頂
中央宛靈棗秦鏡照胆 天空站稽叔康總監禁地 三魔凌得法寶隨身 二魔紅塵把管迷
砂 金鐘响翻騰宇宙 玉磬敲驚動乾坤 提爐排煬々香烟籠霧隱 羽扇搖々々裂風離
瑤池 陣台上坐的是靈鷲山下 一度感佛恩慈 天魔教外乾達老母佛 只見法案上
放定了神書奧妙 魔法無窮天地萬象奴利權 左右女童隨頭使 紫霧愁雲離雪山 入
魔教主身心變 只因一怒結成仇 抵抗兩派終有損 天翻地復鬼神愁 峨帽正道扶明
主 一統山河永無休

寒山子等看了這座惡陣 暗暗點頭吁道 既有如此的玄功 伊等何不用之於正軌 將來不
難爲仙爲賢 今日只聽惡徒片面之鼓惑 恐怕將來玉石俱焚 同歸於燼 良可惜也 寒山
子正在贊嘆之際 猛聽得正東方撥刺刺的一道碧火 飛至空際 轟隆一聲大响乃是 亦身
教主的陰雷發動 知道是號令一出 吾方即要同時進攻 在一刹那間東西北方連及四偶
頓時間秩序大亂 萬寶齊施 陳雷迭奏 好利害 只覺得天桿地動 一片冤魂哭聲振徹九
宵 魔火金光往來飛馳不絕 除了南方離地寒山子等因候鐵咀虫未到 不便動手外 其餘
七面簡直是熱鬧極了 作者一支禿筆 寫不過許處 只好一門一門的發表出來 以清眉目

單表正東方震地的 亦身教主鳩盤婆帶領着 秦氏姐妹與戴湘英等 飛至東陣門 此時
全陣業已發動 陣門之內只見黑氣滾滾 有時兼有青燐金光 來往飛動 餘者一物不見 陣
陣腥臭之味外溢 好在各人口中都有拒毒丹 鳩盤婆向紫玲道 看這個樣子 妖人內中 早
有預備 吾等即可各以法寶護身 由陣門飛入 看是如何 紫玲點頭 馬上各將法寶取出
四朵彩霞起處 直向黑霧彌漫中飛進 陣中東門守者 仍是愛醒師的汎地 因為得了陣
主的命令各在陣門等候 敵人的動作 相宜抵禦 早已看清亦身教主等前來 早將三味神雷
備好 猛見敵人飛進 左手一揚就是一聲雷响 震動那口馱羅因果劍 好利害 只見那口
妖劍 頓時霞光大作 由一化十 十化百 霎時間佈滿天空 如同牛吼一般 直向鳩盤婆等
頭上蓋了下來 加之震地魔火金光旛展動 飛出來千百道魔火金光 好以金繩火練相彷彿 刷刷
々飛打個不休 鳩盤婆恐怕紫玲姐妹三人 爲火光所傷 遂將丹田氣工提起 由口鼻之中
咕都々五陰之火冒出 諸君可知鳩盤婆所煉之五陰火 非同小可 乃是吸收入間五蘊而煉
一色蘊 二受蘊 三想蘊 四行蘊 五識蘊等名曰積聚陰火 魔火乃是陰閉陰火 雖也
利害 今日遇見了鳩盤婆積聚陰火 就如同遇見克星相似 兩處火光相遇 頓時燃燒起來
魔火金光轉眼間 已爲積聚陰火 幻化一處 都化成了積聚火 返向愛醒師燒 執掌魔火
金光旛那名僧兵 只剩了一柄失了効用的粗蘇旛 火光全無還在那裏搖動不止 霎時間陰
火飛到較比磁鐵還快 刷的聲火光飛來 頓時燃燒起來 那名僧兵於百忙中 也忘了扔棄

妖旛見事不妙回頭就跑 那裏能夠呢 未到兩三步 可憐陰火一過 早成飛灰了 其餘那些
嘍兵 見事不佳 發聲喊全都四散紛逃 其實他等不逃也不能傷他 因為鳩盤婆之火 意
在愛醒師一人 那名僧兵若不是執着妖旛 引來陰火豈能傷命呢 此火看似與凡火一樣
豈實祭火人若無心燒他 潏然身被火圍 也不能傷及毫髮 故名陰火實與純陽之火不同
閑言慢表 說時遲那時快 鳩盤婆噴火之時 手中即將鳳仙五辛刀祭起 真是一物克一物
五辛刀飛起空中 頓時也自動的變化起來 每口五辛刀抵住了一口因果劍 同是異派中
的秘寶 往來角逐 只殺的碧光綠火 四散噴射 互相追擊 聲如虎嘯龍吟 無奈五辛刀
內含尤鳳仙 本命的真靈在內 况又經過了 神尼優曇數載的心血祭煉 即成了如意之寶
因果劍雖是天魔秘傳 內中不過是附有本方的行質 求的是生克之理而已 較之五辛刀的
功用 實有雲泥之別 愛醒師本打算沉地埋伏 這口獸羅劍 即可致勝於敵 即不然的話
還有那柄魔火金光旛 乃是雪山八魔唯一鎮洞之寶 那是何等的利害 本來前次已因二寶
取勝 胸有成竹方才處之坦然 不料想所恃二寶 轉眼間 均為赤身教主所破 返因這些
無用的嘍卒 將陣中的秩序闖亂 鳩盤婆的五陰火利害之極 竟將愛主師包圍於陰火之中
自己總有個人的寶物 一時也無暇取出使用 僅可指駁 自己的劍光 護住身體 節々
敗退 仍然想將敵人引入中央 苗紅葉手中有金光尺 或可成功 總然不勝 也可稍緩須
臾 自己騰出手來 亦可取寶傷她 主意已定 遂即退了下來 剛到中途遠遠的望見 陰

溝那裡 金光大作照的滿陣通明 陣中埋伏的那些蘼草節假人形 連同引來的那些孤魂 全被這片金光 照射的無影無形了 只見行蠱金媚苗紅葉 正與一位身穿絳色的美貌少女 很命的相撲呢 書中暗表這位身穿絳色的女子 正是那位敕令阿香女凌雲鳳 因為雲鳳奉命去破二魔宛紅塵的迷魂砂 就在赤身教主噴吐陰火之時 趁着愛醒師不能兼顧的工夫 自己就借着火遁飛進東陣門 直向中央而來 正遇着這位倒運的苗紅葉了 苗紅葉奉命看守東方陰溝 因為得了陣主白素々の通知 敵人業已入陣 命她時刻注意 以防敵人用計暗襲 初時只見震方陣門中 火光大作霎時之間 就見陣中一陣大亂 把守陣門的嘍兵 全都敗了進來 所有東方的魔火金光 妖雲毒霧 業已絲毫不見 細辨火光的顏色碧中帶雷 情知是敵人的火光 又見東門上馱羅因果五行劍 已被千百道綠光 追的走頭無路 又不見長生教主愛醒師的下落 心中好不懸念 想要問一問逃回來的嘍兵消息 又見他等一個個跑的無影無形了 情知有些不妙 因為職責所系 又不敢擅自離開 看個究竟 心中好不着急 只見金光尺 托在手中 圓睜秀目直向陣門瞧着 正在懸心之際 猛見空中飛進一團火光 光中裹着一位少女 知是敵人焉能放過 對着火光一抖手 就將金光尺打了出去 只見那女子並不驚慌 刷的聲收了火遁 落在埃塵 玉手一揚嬌叱一聲道 妖女休想暗寶傷人 赤滴々一片金霞飛出 抵住了金光尺 不能落下 雲鳳的神禹令 那是何等利害 前文業已交待明白 又名潛龍符乃是太古至寶金光尺的金光 眼見得漸漸的被神

禹令的金光 壓的徐徐退縮 光焰由金變白 由白而暗 苗紅葉因爲金光尺 又不是經自己祭煉過的 不能用氣工去催逼 你可由着牠自己的力量抵擋神禹令 苗紅葉只急的汗津津 勉強又將自己的飛劍放出 扶助金光尺 誰知道自己劍光剛然飛出 對面的女郎一聲長笑 見她用手一指 卽時一道寒光出現 正是太浩戈 苗紅葉的飛劍如何敵的了古戈頭 正在手忙脚亂之時 又見長生教主被一團陰火 圍裹着退了回來 在愛醒師後面緊跟着 三四團彩霞各有一人 飛風的一般追了過來 苗紅葉見此光時 微一分神自己的飛劍只聽噹噹的兩聲 早被太浩戈的寒光 絞爲數段 化爲幾點流星散落於地 苗紅葉呀的一聲 剛要拋却金光尺 轉身要走 那能這樣容易 還未容自己轉身的工夫 太浩戈的寒光早已飛到 只聽得一聲慘呼 太浩戈已由紅葉的左肩穿過 紅葉只可忍着疼痛 借着血光化遁而逃 凌雲鳳見紅葉負傷逃走 並不追趕 一縱嬌軀收了金光尺 借着太浩戈的光華 卽飛起空中去破那迷魂去了 南華元君白骨真人蔡寒瓊 帶了自己三位弟子 來到正西方兌地 候了工夫不大 只聽得東門陰雷响處 知是進陣的時候到了 遂命韓氏兄妹與秋月色三人 跟隨在後 教也展動陰陽五彩莊毒旛 一溜彩烟早已飛入陣中 西方陣門汎地正是那 曇花仙子 陰樹棠看守 在陣中早見外面來了 三女一男在那裡指手劃腳的講究 雖然不認識她等 見內中有兩個大個 一人長了兩個腦代 耳朵裏常聽得同道之入傳說 不問可知這准是貴州武陵山一氣洞 天魔教主蔡寒瓊的弟子陰 樹棠心中不覺納悶 細想她們也是魔派中的人物 因何返倒幫助峨嵋正教 這是何故呢 若說不是天魔派門人 峨嵋崑崙

天台武當各派中 未聞有雙頭弟子 如果要真是天魔派 扶助峨嵋 今天到是一處勁敵 必有一場凶殺惡戰 迨至天魔教主撤出陰陽五彩滅毒旛來 陰樹棠在陣中 就嚇的倒抽一口涼氣 呀 這不是天魔教主蔡寒瓊親身來了嗎 別人決無這樣的毒旛 常聞人言只說別人聞見 她的寶旛五彩烟的香氣 就是多大的道工 也得立時身亡 這可不好辦 又見那兩個雙頭人 每人懷中抱着一對八寶楞岩紫金錘 都是寶光湖湖 還有一位青年美貌的道姑 手中托着一隻瑜珈輪兒發出五色彩焰 也必是無價之寶 這可怎樣辦法呢 又不能隱身退去 落人嗤笑 又想自己囊中法寶甚多 又有八魔的寶旛與五行馬耳因果劍 還怕她何來 自己想到這裡 又將心神鎮定 只待她等進陣 給她來一個先下手為強 正想到這裏 忽見敵人化成一片五彩烟霞 飛了進來 陰樹棠不敢大意 即急運三昧神火雷 先將馬耳劍震動 又命兵丁展動魔火旛 馬耳劍化成了一座劍山相似 分向她師徒刺了過來 雲外飄香月中桂秋月色 也將衡秋五辛刀祭出 以火克金頓時溶成一片 只聽得刀劍攢擊之聲 叮噹不絕於耳 那些魔火金光就同千萬條豹尾槍相似 一齊飛了過來 韓氏兄妹擺動八寶紫金錘 閃出萬道金霞敵住了火光 蔡教主懷中抱定藏毒旛 微微笑道妖婦吾勸你少要逞強 識時務者趁早退去 讓吾師徒去找八魔 倘再執迷不悟 爾可知本教主陰陽藏毒旛下饒過誰來 陰樹棠道道友休以言語欺人 貧道領教領教 道友的法號現由何處而來呢 寒瓊冷笑道 量你也不知道老身為誰 吾乃武陵山浩然峰一炁洞 南華元君蔡寒

瓊是也 陰樹棠暗暗吃驚 遂卽勉強說道 原來執掌天魔派教主白骨夫人到了 但是教主既掌天魔派 也是異派中的真仙 雪山八佛也是魔派中人 彼此都是一家 教主何故返助外人 來與自家人作對 這是何故 貧道到要領教領教 寒瓊喝道妖婦住口

爾是何人敢來在本教主面前搖唇鼓舌 陰樹棠通了名姓 寒瓊笑道原來是你這個

淫婦 月色快將這個賤婢擒住 休令逃走 秋月色用手一指一道碧晶品的劍光飛出直

取樹棠 樹棠也用飛劍相迎 當時一碧一青兩道劍光 就在陣門內黑雲慘霧之中 扭結大

鬥起來 法台上白素素 展動太極似利旛 陣々陳雷轟擊 毒火橫掃 震的山搖地動 凶

神冤魂 哭泣噉啣 張牙舞爪 圍了上來 寒瓊見此光景 遂將陰陽五彩藏毒旛搖動 那

些魔火金光早已迎風四散 那名執掌魔火旛的僧人 被小野龍韓臺兒一鞭 打了個血餅兒

臺兒搶過來魔火旛 插於背後 兄妹二人舞動紫金鎚 將那些真假橫死孤魂 打的哭啼

退後 都在遠々の跳躍 不敢上前 陰樹棠見這些輔佐 死傷敗退 只剩下自己孤身一人

又見陳中魔火金光已破 藏毒旛彩氣利害 心中未免有些發懼 本要收圓劍光退了下來

引她等到了陣內深處 教別人拿她師徒 陰樹棠剛將飛劍收回 正要借劍退回 不提防

月色早已參知其意 抖手就是一瑜珈輪 正中在陰樹棠脊背之上 陰樹棠就覺眼前一黑

雙耳蟬鳴 口中一發酣 這口鮮血就同血笈帶一般 噴了出來 只好借著血遁逃走 寒瓊

不忍爲之已甚 手下留情不使用藏毒旛傷她性命 師徒們破了西方魔火金光陣 敗走了陰

樹棠 重又展動藏毒旛掩落着 往裡行走 離了凭地陰溝不遠 就見黃玄極正同金針仙子施龍姑 打的難解難分 原來黃玄極奉命 由西陣門入內 去破摩登仙女宛靈祭的秦台照胆鏡 乘着韓瓊師徒 絆住了曇花仙子之時 玄極即借遁光飛進陣中 金針仙子施龍姑正在陰溝旁 觀測西陣內的戰事 一抬頭猛見一位藍袍長髯的道人飛進 知是敵人一揚手就將朱雀鞭飛出 一片烏雲托定一條火龍相似的朱雀鞭 打將過來 黃玄極見妖寶利害 遂即落下 也取出鎮雲鎚抵擋朱雀鞭 兩寶相遇各不相讓 頓時大戰起來 如同驪龍搶珠是的 好不怕人 施龍姑見朱雀鞭 一時不能取勝 復將飛劍放起相助 玄極也用飛劍相敵 二人正鬥之間 正好寒瓊師徒赶到 秋月色一瑜珈輪 又將施龍姑打傷 借遁光逃走了 玄極收回了鎮雲鎚 又得了朱雀鞭 面謝了她師徒 即縱劍雲去茂苑靈祭去了 顛仙鄭變率領自己弟子 烈焰夫人雲中丹鳳歐陽霜 與齊氏姐妹等 來至正北方坎地 單等東門雷聲响起 即便進攻北門 此時鬧海白狐馮銀瓶 因為奉了師伯白素々之命 不令出戰 只可在陣門中等候敵人 工夫不大果見顛仙師徒四人來到 因為前次顛仙帶同朱文等 攻打東門之時 竟將峨嵋名將金英男撈在陣中 女神童朱文又被魂魄所傷 以為顛仙乃是前次的敗將 這次又來足見得他是無名之輩 心中未免就有些輕敵之意 正在心中高興之際 猛聽得東門上潑刺々一聲陳雷飛起 顛仙師徒早已準備完全 齊靈雲手持九天元陽尺 發出金蓮朵々紫霧霏々 掩護衆人 一齊禦了至寶靈光馭 飛入北陣門 馮銀瓶急忙震

動藍遮因果劍 展動魔火旛 截往顛仙的去路 九天元陽尺乃是先天至寶 每得勝利些許 蔭閉魔火 如何侵犯的了 那些火光飛射過來 都被元陽尺的金光紫霧 化作無有 在她 師徒周圍三丈左右 魔火金光全無 馮銀瓶方才有點發毛 齊霞兒進陣之時 早將叔萍五 辛刀托好 藍遮劍剛一發動時 五辛刀即放了出去 因土克水刀劍擊刺之聲 不絕於耳流 光四射 好看煞人 馮銀瓶喝道 峨眉餘孽少要逞能 看你家仙姑法寶到了 只見她一揚 手發出來 三道黑氣 黑氣之中托定 三粒骨朵子 出手即長頓時即現出三棵 形容可怖 的怪頭 一個個呲牙裂咀 白齒森森 眼眶之中射出兩道碧光 恍的人頭痛欲裂 齊霞兒 嬌叱一聲道 妖女休以魔術欺人 看吾破你一揚手就將六慾歸真網放出 當時一片萬道紅 練飛起 竟將三個怪頭收入網中 立時化歸原形 仍是三粒骨朵子 靈氣毫無墜落於地 馮銀瓶十二粒骨朵子 連次損失待盡 知道再用也是不靈了 遂將雙肩一搖 飛出來四道 劍光 直取敵人 齊氏姐妹更不相讓 也各將飛劍分開 敵禦妖劍 銀瓶即覺得對方的劍 光利害非常自己有些支持不了 轉眼之間即被齊氏姐妹的劍光 押的銀瓶渾身是汗 心 臟亂跳不止 剛想設計逃走 不料歐陽霜已將背後神火葫蘆取出 揭去了胡蘆蓋兒 向着 馮銀瓶一甩 一溜火光飛到 銀瓶的衣服頓時全着 陣中風風是富餘地 又被陰風一吹當 時即燃燒起來 銀瓶有心收回飛劍借火遁飛逃 又怕自己劍光一回 敵人的飛劍立時過來

百忙中自得忍痛拋了飛劍，掐着避火訣，即借火光逃走。銀瓶走後，她的飛劍本就不敵，刻下又失了統馭之力，即時就被齊氏姐妹的劍光絞爲數段，降落在地。師徒四人破了北陣門，神火燒了馮銀瓶，那些嘍卒早已一哄而散。只有這個執掌妖旛的僧人，還在那裡搖動魔火旛，吐放火光。歐陽霜又用神火一甩，立時將那僧人連同妖旛化爲焦炭。立時火光全無，所有冤魂凶煞都被元陽尺的金光照散無存。師徒四人這才直撲法台而來。戲花仙子唐采珍正在陰溝北面，觀察敵人的動靜，遠遠的見北陣門飛進了一片金光，光中罩定老少四位女子，已與鬧海白狐一起手來。正在提心吊胆之際，猛見迎面又飛進來一朵彩霞，快如流星。唐采珍恐是敵人暗襲，忙將騰蛇棒飛起，打算擊落那朵彩雲。不料騰蛇棒剛將彩雲附近，不知何故早已無形消散。豈知早爲女神嬰易靜收去。易靜因爲心中掛念着嫂嫂，綠鬢仙娘青青的下落，無暇與唐采珍對壘。在空中收了騰蛇棒，又一抖手，一粒混元珠飛出。直奔唐采珍面門而來。唐采珍正在尋思自己的法寶下落，又看不清彩霞中的來者，是敵是友，猛見由空中飛來，盤口大小一朵白光，直奔前來自己飛劍又失，無可抵禦，再取他寶抵抗，又無工夫，喊聲不好，剛要逃走。那裏來的急，只聽慘呼一聲，好好的一張容貌如花的粉臉兒，已被混元珠打的鼻塌腮陷，腦髓分崩，死屍栽倒在地。易靜並不停留，一招手，兒收回寶珠，即借遁光直尋三魔凌霄，去破六合彌塵網。子母窟竅吸寶珠去了。趕至顛仙

師徒來到陰溝北岸 僅見一具女屍橫陳 頭顱已碎 師徒站在那裏 只見法台之上正在妖霧氤氳 腥風臭味甚濃 四面八方殺聲隱隱 惟獨正南方離地聲音更大 彷彿山搖地震相似 師徒因爲未得寒山子的命令 只可在此稍候 西北方乾地正是金老老羅紫烟 領着苦孩兒司徒平 粉麒麟嚴八英 女飛衛向淑芳等與天門神君九首夔林瑞 殺的天旋地轉之際 原來金老老等因爲前次打陣之時 自己的弟子何致崔綺 都被施龍姑用朱雀鞭 打落陰溝之中 這次前來早拼了個報復的念頭 來到西北隅即囑咐司徒平等 如遇妖人只要不是韓如雪 即可施展利害的手段 以贖前次敗北之辱 三人答應得了號令 金老老即展動佛母至寶 寶德揭喇僧放出無量彩霞 馱定了師徒四人 飛進乾方陣門 正遇九首夔林瑞 林瑞大喝一聲小輩那裡走 祖師爺在此久候多時了 今日這裏你等葬身之地 說着話一搖雙肩 烈焰化成四道劍光 其紅如血直取敵人 金老老微微的笑道林瑞呀 今天休要饒舌 這也是你的報應臨頭 才遇上老身了 遂說着也將自己的拘盧劍飛起 司徒平的巨奎劍 向淑芳的燕尾鋒 嚴八英的雌雄劍等 均都放起 敵住了林瑞的烈焰劍 這一次的大戰雖非是四正門可比 然而彼此都是宗派的佼佼者 但只見

殺氣漫空 悲風四起 殺氣漫空 黑暗暗俱是些瘋哭神嚎 悲風四起 昏沉沉盡是那雷轟電掣 透心寒怎禁他冷氣侵入 解骨酥難當牠陰風撲面 遠看是飛沙走石 近觀

如霧捲雲騰 臭惡氣陣陣飛來 水火風翻亂舞 腥垢叢中神仙怕 魔火光內飽虛驚
林瑞雖然劍法高深 其奈今日遇見這五口劍 都是古時寶刃 覺得劍光到處震的雙肩發
麻 自己的劍光漸漸的變成紫黑色 謁盡氣工吹迫 也不見得怎樣 林瑞暗說如果工夫一
長 保不定輸給這個潑賤 豈不是當日英名付之流水 想到這裡輕輕的由法寶囊中 取出
血焰針一撮 口中暗誦靈文喝聲疾 將手一揚即見一片紅光 如同太陽光線一樣 直向對
面打去 金老老知道林瑞血焰針 利害無比 忙喝道汝等快退 自己一恍寶德揭喇幢 跳
在司徒平等前面 用寶幢發出的彩霞截住了血焰針 林瑞大怒急將血焰針收回 伸手由背
後撤出 五行八卦波魂幡來 向着敵人連展了幾展 不好了只見妖幡中發出千百道黑氣
金老老摠然道術淵深 尚覺得頭痛如斧劈 心內發慌 眼珠酸腫 雖有寶督在前 也不敵
妖人的垢污之寶 其餘的司徒平嚴人英向淑芳等三人 一個個俱都是面紅耳赤 汗珠兒滾
滾下滴 渾身顫動如同篩糠 金老老恐怕出了意外 仗着自己在前用寶幢敵住了烈焰劍
忙叫三人快將各人的飛劍收回 預備逃出陣外再作商議 三弟子剛將自己的飛劍勉強的算
收回來了 不料一個頭暈三人俱都 翻身跌倒陣內 金老老一見大驚 又不忍自己拋掉三
人先逃 林瑞見此光景不由的哈哈狂笑 遂命手下人用拘桿子 將他三人擒過來上綁 金
老老把心一橫左手搖動揭喇幢 抵住烈焰劍 右手領着拘蘆劍光 住護了三人 雖然一時無事

無奈自己也覺着有些支持不住了。時間一長也免不了同歸于盡。正當千鈞一髮之時，忽然間眼前一亮，頓時覺着心內平穩多了。不知道由何處飛來一朵紅雲，站在了金老老面前。紅光斂處閃出來一老一少兩位男子。只見那位老者，身高約在五尺有奇，鬚髮皆白，乃是道家的裝束。面如赤炭，吹灰一對金睛，湖湖放光。高顴骨凸鼻梁，銳口縮腮。滿部的銀髯飄擺，棋子的耳朵，倒是輪格分明。頭帶一頂九陽巾，頂門鑲着一方美玉。腦後迭扣白玉連環，兩條藍色的綉帶飄於背後。身穿藍布半截袍，青護領白水袖，腰繫水火絲絛，雙垂燈籠穗。藍布中衣，白布高腰襖子，青布厚底登雲履。手執拂塵，站在那裏，真是蒼顏古貌，松行鶴步。面目出奇，一望而知，便不是平常之輩。右肩下站着那位少年人，身高約在六尺，乃是童兒打扮。粉融々一張臉面，眉如刷漆，目似春星。鼻直口闊，唇養塗硃。大耳朝懷，純厚不薄。頭挽雙丫髻，繫着兩道白綾條，飄於兩耳後。上身穿青縐綢的短道服，白護領白水袖。下身穿着大紅湖縐寬腿中衣，散着褲脚兒，上面鑲沿的片金五彩的縐子，搭拉着二寸多長的蝦鬚排穗。白綾子襖子，大紅緞子鑲，墊的厚底福字履。背後插着一口長劍，垂手站立。看年紀將有十六七歲，只見這位老者剛一現身，用手向着林瑞一指。林瑞手中這把五行八卦滅魂幡，就像被一個大力人劈面奪去一般。早已到在那老者手內，順手即交給那個小童兒了。那童兒毫不客氣的接了過來。三把兩把已竟扯了個稀亂，扔去就地。又見那老者走到司

徒平等近前在各人的臉門上拍了一掌 三個人卽如大夢初覺的一樣 各自一翻站了起來 站在那裡發楞 此時金老老見這老少二位 來的齷齪 又見他的舉動 知道不是惡意 也將揭喇帽收了起來 仔細觀看老少二位 一個也不認識 又見那老者救了司徒平三人之後 重又來至初進來時的原處 向着林瑞喝道好業障 你不配這樣的與妖怪作怪也敢與峨嵋派累累作對 背地裡大言不慚 蔑視八大正教 貧道前日從此路過之時 早知你的惡迹 當時因爲有道侶相約 無暇與你這業障分辯是非 誰知你自己爲惡還不知道改悔 無故的又將你那惡師 一般魔崽子鼓惑下山 又擺出這樣的惡陣 困難峨嵋 今日貧道既然趕上好々々 先將你這業障捉護之後 再找你那惡師算賬 林瑞你還不束手被縛 還等貧道動手嗎 林瑞眼見得自己的滅魂旛得勝 堪可成功 不料天外飛來這陣拗口風 來了這二位 一見面就將手的寶旛容々易易的給奪了去還不算 又被那名童兒給扯碎了 這柄滅魂旛乃是南雪山隱魔洞 鎮洞之寶利害非常 不但在異派中壓倒一切 卽是現代的劍仙也要懼怕三分 今天那老道士毫不經心的 就給奪去棄之如弁髦 視之如無物 就把林瑞給吓住了 又聽見那老者要叫自己束手被擒 心中未免有些不服 然也不敢過於放肆 遂卽苦着臉兒笑道 林瑞總有不是處 還祈你老人家明白教我 林瑞如若理虧 自當服罪 但不知老人家 仙山法號爲誰 林瑞斗胆要領教一切

第二回 智破滅魂旛白萍出世擒林瑞 窮谷見美姝徐燕遇救龍母宮

詩曰 五石漏聲催曉箭 九重春色醉仙桃 旌旗日煖龍蛇動 宮殿風微燕雀高

朝罷香洲携滿袖 詩成珠玉在揮毫 欲知世堂絲綸美 池上於今有鳳毛

那位老道士聽得林瑞 面帶不憤之色遂道業障 量你也不知道吾老人家是誰 某乃崑崙教主 贊化真人袁天化是也 又一指那小童兒道 此乃貧道的末門弟子 扶桑小仙徐白萍 前次因爲東海玄真子道友寵召 赴會歸來正遇凌道友的門人弟子 白水真人劉泉 梅花真人趙光斗二人 夜探銅瓦寺被爾的惡徒 追了出來貧道就在三道天門石梯下 救了他二人 問明一切方知爾之爲惡 彼時不及問爾之罪 還希望爾改過自新 自尋覺路 豈知爾等 仍然爲惡不悛 故此貧道事畢過此 特來捉護汝等 以爲人類除此惡魔 林瑞不聽猶可 現在聽得來人 卽是現代大名鼎鼎的 崑崙教主 贊化真人袁天化 只嚇的林瑞泥丸宮魂 魄飛出 面無人色 本要借遁飛逃 又怕是走不出去 返倒弱了名譽 又不甘心好好的聽人家捉去 想罷把心一橫喝道 好妖道胆敢在某家面前以言語相欺 看某家法寶到了 說着用手一拍烈焰劍 劍光飛出 直取袁教主 教主微微冷笑 徐白萍也將左肩一搖 一道紫微々劍光飛出 抵住了烈焰劍 當時兩劍相遇激烈的相搏 好不利害 如同毒龍遇見惡

蛟相似 只見血光飛耀 紫電揮揚 流光四濺 火星飄飄 林瑞烈焰劍縱然利害 也難敵
白萍的黎耶劍 乃是教主親手所煉 雖不比湛盧巨闕之利 亦非几品 又兼白萍自幼即在
教主座下 日漸薰淘劍法非常的奧妙 林瑞不到幾刻的工夫 卽累的渾身是汗張口帶喘
白己的劍光頓時暗淡不明 已被黎耶劍的光華 壓矮了數尺 眼見得支持不了 遂又將血
焰針取出 打算按下毒手以傷白萍 剛將毒針打出 卽被教主看見 用手中的拂塵一揮卽見
一道白光飛過 竟將血焰針全數打落 林瑞叫聲不好 將要棄劍逃走 不料教主又用拂塵
一指 林瑞已被白光繞了三匝 有法術也來不及用了 喫咚一聲 立時栽倒在地 司徒平
嚴人英二人 把林瑞都恨瘋了 二人不待分付 早已一擁齊上將林瑞捺住 將林瑞打去了
五佛冠 撤下了烈焰劍法寶囊 重新又用蛟筋絲細好 貼上了符錄以免他再用妖法逃走 教
主卽命司徒平嚴人英向淑芳三人 暫時看守 金老老這才過來見禮 申謝教主答救之德
他師徒如何來的這樣巧呢 原因扶桑小仙徐白萍 乃是屍屍婆寒山子之宗侄也 寒山子俗
家本姓徐 父名仲亨乃常山之望族 仲亨幼習儒業文章蓋世 無如命途乖促 直至三句方
得一矜 夫入葛氏貌美多賢 每以數理造化解勸仲亨 仲亨因斌性混古聽了夫人之言 也
就無意功名了 日與鄉中一般道學之士 登山覓水攸遊自樂 家中一切悉付之室人經理
概不過問 葛氏素有理財之才 在家督僕役婢以滋生產 數年間家道大倡可稱小康 膝下

只有一兒乳名珂兒 剛交五歲 夫妻無事促膝言歡 弄兒自樂 得享家庭之福 這年徐秀才因完課賦由常州回來 天已交申刻 距家尚有里許 路途中并無別人 業已望見家中的屋頂 以爲即刻可到 何妨暫時休息休息呢 卽找了一棵垂楊之下端然正坐 看着四外的遠山近水 好不有趣 村中數十道炊煙飛起 直冲霄漢 雖畫一幅鄉村晚炊圖也無如此美麗 仲亨正在四顧出神之際 猛見由西北天空中飛來一個婦人 足下並無煙雲 祇在空際飛行甚速 只見她袒臂露胸 膚白如同傅粉 惟獨頸上橫插利刃如霜 血水模糊般猶濕鬢髮蓬鬆 面帶爪痕 紅裙拖曳 由面前飛了過去 仲亨雖不迷信異端 今日親眼目觀不由他不信 這一驚嚇非同小可 若不是坐在樹下 險些跌倒 夕吸涼氣道好利害好利害 又看了看日色將斜 暗道這時候陽光尙盛 如何便有此物出現 胆敢公然在天空飛行這是何故呢 又一看可了不得了 祇見那個女子正好 站在徐仲亨的屋頂上 面南而立 轉眼之間便如同泡影而滅 仲亨啞了一聲道 吾家禍不遠矣 因爲肚子餓了無法 只得站起來一步步移不了二指 懶夕的走回家來 剛一進門只見僕婦們 跑了出來搶着賀喜齊道 老爺大喜了 老爺大喜了 夫人方才生了一位小姐 老爺快進去看看罷 夫人正在吃粥呢 仲亨聞聽啞了一聲接着把脚一踉 一語不發就進了書房之中 坐在那裡楞呵呵的發怔 僕婦們以爲這一道喜 老爺必然有點賞賜 大家跟進書房 見仲亨如此模樣 嚇的也不敢接

着往下說了。只得問道：老爺還未吃飯罷？仲亨點了點頭。家人端上飯來，仲亨也無心吃用。略一點染，即便放下，垂着頭來到後面。正見葛氏夫人擁被斜臥在床上，珂兒由一個僕婦抱着，站在一旁。床中火襖圍定這位新生的小姐，仲亨因為心懼前兆，以為這個孩子不定怎樣的兇神似的呢。勉強先問了問夫人的身體安否，這才順便瞧一瞧小孩兒，只見這位小姑娘，雖然將出娘胎，到是生的非常的齊全可喜。臉如蛋形，唇似丹霞，二目如同點漆，黑白分明，見了她到使仲亨非常的愛惜。夫妻二人又說了幾句閒話。仲亨途中所見並不敢提，即退歸書房安歇去了。光陰如矢，彈指之間，珂兒已經八歲了。姑娘三歲出落得一貌如花。仲亨夫妻視同拱璧，給他起了個名兒，叫作徐敏小字瑞姑。這天正當瑞姑三週歲之期，仲亨因為愛惜女兒之故，遂命家人到常州買辦點雞鴨魚肉酒果之類，以便請幾個知己朋友前來歡聚一日。天至正午就在書房中擺了兩席，正在吃酒之際，只見家人由外面進來，回道：外面來了一位奇形古怪的老道姑，要面見老爺說有要事相商。仲亨道：你應對她說今日是小姐的生辰，有客在裏嗎？家人回道：小人也是這樣的說法，無奈她說是正為吾家小姐而來的。若不是為小姐人家還不來呢。又叫小人代稟老爺知道。三年前今天村西所見之物，老爺許是妄了罷。仲亨聞聽此言，想起那日之事，只嚇的急零零打個寒戰，手中酒杯當即一聲落在地上，打了個粉碎。忙叫家人快請她進來，快請她進來。衆位老兄多飲。

幾杯 小弟去去就來 說着話卽慌慌張張走了出去 衆親友見仲亨面色都吓白了 不知何故又不便跟去打聽 只得各人亂猜亂想而已 且說仲亨迎了出來 只見大門外站着二位道姑 長的古怪已極 只見她

魚尾金冠束紅髮 內藏兩隻天然角 面如瓜皮青又綠 金睛迭抱有稜甲 大紅道袍綉暗龍 外套五色伽藍袷 水火絲縑逐雲飛 登雲朱履穿足下 背橫屠龍劍兩隻 硃紅走穗肩頭撒 法寶囊中藏奧妙 龍母威名天下洒

仲亨一見不由的又是一驚 暗道怎麼今天又遇見一個妖精 但亦迎出來了 只得硬着頭皮一躬到地道 不知鶴駕前來 弟子徐仲亨有失遠迎 還望吾師恕罪 那道姑道老身因爲朝參崑崙歸來 路過此地見府的千金與老身有緣 故此前來與先生一見 另有商議冒突之罪 還祈原諒 仲亨連稱不敢不敢 遂卽命家人頭前帶路 仲亨陪着道姑至大廳落坐 家人獻上茶水來 仲亨躬身道不知吾師 現居那座名山 法號怎樣稱呼 與小女有何因緣 弟子斗胆要領教一切 以洞茅塞 那道姑道 老身乃是關外口北歸化城 陰山龍母宮 阿昆曇教主龍母元君是也 因爲老身現掌蘇門答臘派 隸屬崑崙教門下 前奉贊化真人袁天化教主劍書相召 赴會歸來路過寶方 見貴宅福德之氣內中含有魔怪惡霧 現在惡霧正在暢盛之際 先生福德雖厚 恐怕將來被惡魔侵蝕乾淨 以故老身良心不忍 因之默會而知

已知老先生因爲前世之冤孽，得罷了這位惡魔。今世尋着轉生與府上爲小姐。先生如不信老身之言，三年前今日先生由常州歸來時，可曾見着過她的真形嗎？仲亨聞言只嚇的抖衣而戰。連道是的是的。弟子確實見過的見過的。龍母笑道如此說來，老身此來便不虛行了。現在這個惡魔已竟修成正果，成爲閻浮提界八大夜叉之一。第七位阿陀縛迦飛天夜叉，論其法力實在高深無比。魔術已甚奧妙絕倫。現在這個魔王因爲出世年淺，將超千日。如過十五年後，貴宅祖蔭福德將盡時，就是那魔王報仇之期到了。不但先生閻家不免，就是在貴村附近凡百里之內亦恐無難類矣。那時她仍化爲飛天夜叉，至期雖老身亦不能奈彼何特。仲亨吃驚道：這這這這冤家前世與弟子確有何仇呢？弟子實在莫明其妙。還望吾師明白教我，以指迷途。務請慈悲慈悲爲盼。說着話眼淚汪汪的跪了下去。龍母將他拉了起來道：先生前生雖然不當，現在這世確是忠厚長者。您且落坐待老身詳細說來。原來先生前生乃是浙江天台縣橫渡擠人，姓曲名良枝，業儒不就。中途改爲勅勒之術，頗得其中玄妙。原因江浙一帶，亡者回然之風盛行，良枝卽利用此風而榨取民財。斯時柏坊鎮有一巨紳馬景奇者，乃一忠誠之老秀才也。家資巨萬，人品端方。鄉里之間依之好長，誠北斗。素孚衆望。因爲誣被污名，景奇口咽不能自明，仰鬱而死。伊子馬文駿、文驥、文均習儒業。文駿、文驥已領鄉薦，文驥尙在白衣。俱娶之名家望族。父故擬厚葬以光鄉里，乃大聘黃冠釋子之

流 日夜法鼓鈸鑼不絕於耳 擬放終七然後入祖塋安葬 所有淨室驅然之役 卽聘之先生前身曲良枝担任 待至亡者二七之日 馬宅人口及吊唁親友 都覺靈柩有異 時聞怪聲起於靈幃之內 文駿等俱商之良枝 請求設法以安亡父之魂 待良枝詳察書籍 按亡者逝世日期推算 乃知亡者之靈 因生前爲冤誣而死 故後不甘於心 誓化厲魄以雪此恨 現已精魂厲魄凝結爲妖 終七之後卽化爲飛天夜叉 必將這一方凡有情之物食盡 不足以雪恨 良枝查看之後 秘不聲揚 遂以謊言對答馬家總算敷衍過去 打算終七己了 妖屍出世時 憑自己的能力 准能降服此妖 那時不愁馬家不以多數金銀爲壽 轉眼已至七七數終 馬家照例扶柩安葬 富有馬宅的宗族及許多親友 前來執紼相送 藹靈之多彩仗盛 排滿了柏坊鎮全街僧道前引鼓樂後送 喪禮隆重極爲一時之盛 出了鎮口數里之遙 卽是一帶的柳林 正在前進之時 忽見面前有一位紅眉老叟 截住去路 聲稱要見本家喪主 謂有要緊的事情相告 家人無法遂卽回來報告於文駿兄弟 三人只得與那紅眉老者相見 只見那老者像貌蒼古 形容奇異 雖是俗家打扮 遍體英風知非尋常之輩 弟兄三人剛要答言 只見那老者向着柳林一指 卽撥頭直向柳林而去 文駿兄弟英明其妙遂命靈輿暫緩前進 隨後卽跟了進來 到了柳林之中見那老者站在前面 文駿等趕緊過來問道 老人家有何事故 要見吾等 何不請至寒舍見教 今日正是先君窆窆之期 老人家難道……那老者未容說完

先向他三人一擺手低聲道：汝等勿以爲老夫多事。特地前來救護汝等這一方的生命而來。文駿等驚道：老人家這是何說呢？老人家確是何人？吾等有何禍事？還祈明言教我。那老者低聲道：先不必說些廢話。只問汝等一個人可曾回來嗎？就是給你家掃除冷室之人曲先生。文駿道：此人確是未來。因爲靈柩走後，他即在家安排淨室掃除不祥一切故爾未來。那老者道：這就壞了。老夫乃湖北竹谿得勝堡。紅眉劍叟方俟元豹是也。因事由此路過，正遇令尊逝世。老夫見宅上冤氣紛騰，恐有負屈含冤之事發生。老夫一生即好管路見不平之事。待至訪查的結果，方知令尊因幾句匪語畢命。又每夜到宅上暗地偵探，已稍見怪異。老夫因久走江湖，從不信什麼迷信。頗以爲異，待至路過曲先生的住所，聽他在屋中正在與家人講論府上的亡者事情。他打算借着尊翁死後爲厲的機會，他就從中捉弄，以便詐取府上的金錢。老夫這幾日詳細考查曲先生的能力，實在不是令尊亡後厲魄的對手。一旦他降伏不住時，不但汝家人口不保，就是在這一方百里之內，也恐都不免於難。故此前來通知汝等，早爲準備，方免臨時被害。文駿兄弟平時只知讀書講經以求上進，那裡曉得這些個利害。聽得紅眉叟這片話，實在有些不相信。又想起靈柩在家時也確見過異樣，又不能全不信。紅眉叟見他弟兄均都低頭不語，就知道是心中歸疑不定。紅眉叟笑道：汝等也不用不信，就是老夫若不查出真贓實弊，也是不信。待老夫說出兩樣証據，汝等就信了。第一件汝等細想。

那些個抬夫 棺木雖大連同內裝屍體充其量不過千斤 他等走出鎮口不到數里 因何數十餘人 全累的張口氣喘 汗流滿面 每人不過担負二十餘斤 何得如負泰山之累呢 第二件靈柩在家時 汝鎮中即每日丟失鋤刀一口 這全是爲妖屍盜來 以爲出世之用 文駿兄弟仍然是不甚相信 紅眉叟實在不能取信他兄弟 遂道汝等既不能實吾之言 何不將棺木移至林中 假言以却親友 令他等全數回家 然後老夫幫你等將棺蓋揭開 一看便知老夫之言不謬 文駿等見紅眉叟說的這樣急法 只得允准 遂即一同出了柳林深處 見了親友人等 只得矯言說道 這位老先生 乃是湖北萬候先生 生平深曉堪輿之術 謂今日支干不吉 不便入土 諸位高義愚兄弟就此謝過 暫將先父靈柩 停在柳林過了三天然後安葬 不然恐與諸君不利 常言道好事不出門 歹事傳千里 本來前幾天就聽說有人在馬家見過許多的怪異之事 今天又見這位紅眉毛老頭兒 將他弟兄引到柳林 囉咕了半天 如何不信呢 各人全怕被殭屍吃了 聽了這一套早已一哄而散 連僧道鼓手都走了 文駿見衆人走後 遂命抬夫 即將靈柩抬至柳林之中 亭放妥且抬夫又辭了回去 林中僅剩文駿兄弟紅眉叟與幾名家人 紅眉叟遂向文駿道 老夫就要開棺了 文駿道老人家凡事須得出於慎重 此事如無實在關係愚兄弟聲譽不小 紅眉叟笑道老夫已是耄耋之年 豈如一般青年慣作冒失事 汝等放心好了 說着話右手一指 即見一道白光飛出 在棺蓋卯筍縫中平穿了

過去 聲如裂帛 已將鐵釘木荷齊齊斬斷 卽命家人上前將棺蓋搬下 衆家八都有些懼色 不敢上前面相覷 紅眉叟笑道無碍無碍 妖屍不在這裏了 何用担驚呢 家人這才敢上前 輕輕的將棺蓋移下 大家一齊上前望裡面一看 誰知道不看則已 這一看時只嚇的衆人呆呆的發怔 原來棺柩之中景奇公的屍身已無 只剩下所穿的衣服 全數放在裏面如同蟬脫一樣 在衣服之下齊齊的排着 雪霜也是的 四十九口劍刀 文駿等呀了一聲放聲大哭 紅眉叟道此時不是汝等哭泣之時 如以老夫之言爲是 卽可急速安排 否則今夜子正 便是悶鎖人口畢命之時 文駿兄弟與衆家人 這才與紅眉叟齊齊跪倒 哀懇老人家設法 救 紅眉叟道勿用爲難 汝等可卽回家不可露出聲色 妖屍仍在汝家 尙未出來須待今夜 子正 方是牠的發軔之始 老夫仍在暗中保護 如果曲先生知道此事 汝弟兄仍以方才之言答對 如他不問更好 至於曲先生有所約求 汝弟兄不可撥他 件件照辦 如有使令 也可事々遂他 千萬不可違謬 須知金錢事小人命爲重 曲先生但能自己辦到更好 如他能力終了不能降制妖屍時 老夫那時再爲出頭 卽以天遁劍成功 汝等回去必要言語謹慎 須防那妖屍得了消息 逃奔他方那時便不堪收付了 文駿等點頭 又再再叮嚀紅眉叟千萬不可大意 大家出了柳林 移步前行文駿私問紅眉叟道 老劍客不知道妖屍 將這些劍

刀全都運進棺木之中 作何用途此 紅眉叟笑道這個老夫到不甚明白 至於妖屍之事 老夫還是夜探曲先生之宅 據他背地之言 方才得此消息 如果老夫明白此法 何必再用聽信曲先生這種壞人的主意呢 文駿稱是少時將近鎮口 紅眉叟即辭別文駿弟兄而去 待至回到家中只見曲良枝個人 在內宅之中愁眉不展 低着頭伏在桌上 正在那裡畫了好些符籙 見文駿等兄弟回來 良枝便發詰道 汝弟兄如何不聽吾的言語 聞聽尊翁之柩 因何寄在柳林不去安葬呢 文駿見他曉得此事了 只得用些假話 總算敷衍過去了 良枝這才稍爲斂容道 並非是小生必欲今日安葬 實在因爲老人家 亡故的日期有些牢騷 說着又取出些書卷 令文駿等觀看並道 尊翁之靈正犯吉避之忌 這不是小生正在這裏預備應用 的符籙嗎 今夜子正尊翁所化的妖屍 出世之期 前幾日府上有些異樣動作 衆人前來指問小生 小生因爲靈柩在家 又因日期未到 故不欲駭人聽聞 現在日期已到 妖屍今夜事必出現 尊翁之靈魂在這四十九日之間 已然修成了毘陀羅大法 魔法無邊業已默却前因 又用妖法連入棺中劍刀四十九口 每刀上俱都祭有妖法在內 今夜一出世時 卽成爲飛天夜叉 妖法無邊 小生只可用盡生平所學 拚命敵擋以救全鎮生靈 但是小生應用之物 萬望不可缺乏 事過之後報酬一項 惟在府上 文駿只得答應 良枝遂命人在大廳抵

府門 分別掘成三道深溝 寬深各約一丈 東西直抵配廳不准留存隙地 又命家人急速到柏坊鎮 按照紙單所載一一預備 事事均已就續 良枝復又回家中在淨室中 所排的法台上 又用了一回工夫 臨走時命他妻子于氏 候至子正之時 即將法台上令牌翻了過來 自有妙用 良枝吩咐已畢 這才又從橫渡橋回到馬宅 天光已然不早 又撰了二十名大膽的家人 各執刀槍在東西配廳內埋伏 如見妖屍墜落溝中 卽急速跑出各用兵力將牠擒住 千萬不可錯過 衆人迫於主人之事 只好暫時應聲 各自埋伏去了 良枝又命人在距離府門不遠處 三道溝南面擺了法台一座 台上的法物則應有盡有 黃昏已後 良枝卽披髮仗劍 上了法台作法去了 有那胆小的家人僕婦 早已躲避出府去了 文駿兄弟因爲柳林中見過了紅眉叟 知道老人家正夜必來 心有成竹便覺胆量大了 也在配廳中闔門偷看 以明其究竟 良枝只管在法台上 執劍焚符口中喃喃誦呪不已 此時大廳及院中門戶洞開 點滿了燈燭 如同火龍相彷彿 天至二鼓之後 果然隱々聽得大廳之中天花板上 微有响動由細而巨 叮嚙之聲時時清晰 就如許多的兵力刺擊之聲 文駿與衆家人伏在配廳內 聽到這種聲音 一個個只嚇得體不搖而自戰 身不熱而汗流 牙齒相擊毛髮直豎 又見良枝在法台上誦咒愈緊 此聲一時較一時清朗 滿院燈火也漸漸的都由碧綠而變成微藍之色

光燭縮小轉眼俱成了棗核大小 滿院之中頓時顯得鬼氣森森愁雲滾滾 青燐碧火各處亂飛 好不怕人 天光剛交子正 猛聽得大廳之中吼聲大起 連續不斷 聲入耳鼓使人肝胆俱裂 同時又聽見劍刀互碰的聲音大作 吼叫了有個把時辰 又聽得一聲怒吼 震的院中樹葉飄飄亂落 同時間大廳院中所有的燈火 一時全滅 但見大廳中現出一片紅光 色如妍血 看不出是何妖物 吼聲之中又兼刺刺之聲 如同裂帛 最後那團紅光 呼的一聲飛了出來 落在階下 光華斂處 忽然閃出一個怪物來 文駿等在配廳之中觀看 呀 那裡還像景奇公了 只見此妖 身高約在九尺有餘 頭如巴斗滿頭的紅髮披拂 面如靛染 口似血盆 四隻白森森的獠牙 顛倒養生約有三寸多長 二目如同金燈 碧光射出多遠 渾身上下綠毛茵々 毛哄哄的五寸多長 兩條長臂亂舞 爪似鋼鈎 兩腿併齊一躍八九尺遠 由肩而下遍懸劍刀四十九口 冷森々白如霜雪 法台上良枝已然看見 用劍一指即時飛過來 一道金光 誰知相離妖屍不遠 金光忽然而滅 毫不及事 那妖屍早已飛過頭道土溝 雙手舞着劍刀 呼呼生風 良枝這才知道利害 暗悔自己不當在家時使毘陀羅法 鼓起死屍 希圖捉弄馬家的金錢 又恨自己法術不精 今日致遭此禍 遂將法台上的鎮物 雪片也是的扔了下去 那妖屍毫不退懼 仍然手舞劍刀前進不止 眼看得妖屍已飛過了二道土溝

良枝實在無此能力 這才叫作有法請神無法送神呢 兩耳都被那妖屍吼叫之聲 給震聾了 再若不見機逃命 少時妖尸飛到面前 絕無生理 有心要逃又懼馬家不給謝儀 急的良枝在台上抓耳搔腮 滿頭是汗 正在無可如何之時 猛見由大廳後坡之上 站起一個黑影來 一道白光飛出 由妖尸背後而來 那妖尸初次出世知識尙淺 只顧向前猛奔 那裡曉得背後有人暗算 說時遲那時快 正當妖尸飛越三道士溝之時 白光已到 只聽得一呼慘嘯 卽如同塌了半座土壙一般 好々一具身體 已被紅眉叟天遁劍 齊腰斬斷墜於溝內 衆家人明明看見妖尸腰斬 落於溝中還以爲是曲先生的法力呢 百忙中由東西配廳跑了出來 一刀槍一陣亂擲 早已成了血肉狼藉一堆肉醬了 良枝這才暗暗謝過菩薩救護之力 又見大廳上那條黑影忽然不見 妖尸已破 正好下台找文駿等去報功勞之時 又猛見由妖尸身上咕都都 冒出一道黑氣 其快如飛卽直向後面而去 良枝見是妖尸元神逃走 此時亦無胆量再去顧牠 只好先找本家主人再議罷 剛從法壇下來 忽覺冷風從背後而至 良枝知有異兆 忙閃身回首觀看 則刀光已從身旁落下 只見有一奇怪女子 年約二旬 品貌甚美 袒胸露腹下束紅裙手執劍刀 直向良枝劈下 良枝於百忙中 也無暇細辨爲誰 卽將手中劍急架相還 兩個人卽在府門內法台下 殺了起來 只見那女子二目發直 身體

差笨 幾個回合卽被良枝一劍 從那女子頸中平刺過去 那女子一聲不响 卽刻撒手扔刀 翻身倒於就地 衆家人這才敢各執燈籠上前觀看 此時文駿兄弟也就跟了過來 仔細辨認這位少婦 乃是後街馬宅佃戶 丁四之妻小字蠻姑 大家深爲詫疑不知蠻姑今夜如何猝然至此呢 衆人正當彼此猜疑之際 只見丁四慌慌張張 由外跑了進來 看見妻子蠻姑死在這裏 項刺利刃血流如泊 不由的放聲痛哭口々聲々 叫馬氏兄弟還他妻子命來 文駿道丁四你不要如此模樣 事情總有個商量 你妻如何深夜不在家中 胆敢來至這裡用劍刀傷害曲先生 曲先生雖然一時失手傷了你的妻子 但是事從兩來曲先生也是出於自衛 萬不得已方才下此毒手 內中必原故你且詳細說來 以便大家作個良善的辦法 難道你就哭死 你的妻子就能活了嗎 丁四這才拭了拭淚痕用手指蠻姑道 今日府上因爲太爺的斷七之辰 吾等一般佃戶均在這裏伺候 小人因爲胆量最小 方才曲先生作法時 小人卽暗暗的回到家中 正在吾妻在床上乳着小兒 等候小人尙未安歇 待至小人回家卽將貴宅今夜之事 向她說明一切 忽聽得外面風聲大作 房中燈火滅而復明 小人夫妻嚇的毛骨悚然 正在這個時候 猛見宅上故去的太爺 掀起布簾走了進來 就見他向小人的妻子身上一撲就不見了 外面風聲已息屋中燈火復明 只見小人妻子一個寒戰之後 卽二目發直

將懷中的小孩拋在床上，她就起身下地，步履歪斜，向門外就跑。到了院中，拾起了劍草刀，即向前街跑了來，其快非常。小人莫明其故，只可在後面跟隨。待至到了這裏，就見她死在這裏了。曲先生道：這是景奇公的真靈，附了蠻姑之體，前來尋找小生，二次拚命之意。文駿等點頭稱是。遂命丁四暫且將妻子屍身領回，先行安葬。待本宅事情過去，多贈銀兩，以爲你再娶之費。丁四也只得罷了。少時天光已亮，文駿兄弟在溝中拾了些殘皮剩骨，送至柳林棺中，然後從新入土。辦理一切善後不表。單表那馬景奇公，雖然生前因爲幾句誣蔑之言，抑鬱致命，胸中含着一件報復之念，凡人類因爲冤憤致死者，前文業已詳叙明白。其魂魄爲冤氛所結，鬱結不散，以候仇人。景奇公魂魄卽是此理。誰想就有一位曲良枝，會些毘陀羅法術，卽在橫渡橋家中設了法台，卽藉這個機會，鼓吹屍體，以便擗擢馬宅的金錢。景奇之冤魂被他的毘陀羅法驅使，迫出爲厲。正遇景奇的亡日及終七之日，千支相對，正好成了飛天夜叉。若不是中途遇見紅眉叟，暗中用天遁劍斬了妖屍，曲良枝已早爲妖物口中之物了。後來妖屍被斬之後，滿腔憤氣不出，一道真靈就撲在蠻姑的身上，打算暫借蠻姑的軀殼，以爲死灰復燃之計。不圖又被良枝所害。當時景奇蠻姑兩道元神，卽與曲良枝結下了無限的深仇。後來景奇的元神卽拜在六種苦行外道第五種寂默外道，尼嚩子法師門下。修

成了吉遮夜叉 終將曲良枝索了性命 今世又轉生爲徐仲亨 卽是曲良枝之後身 那蠻姑的真靈賴着吉遮夜叉的援引 自己又因報仇心盛 費了百餘年的苦功 蠻姑現已修成了八大夜叉第七位 名爲阿陀轉迦夜叉 妖法高強魔術絕倫 但是因爲生前爲良枝劍下畢命 百餘年來每日至丑末之時 卽現出昔日初次被劍傷命的痛苦 勿論費了多大的苦心 也修煉不掉此苦 除非轉刼脫胎而外 實在別無辦法 故此默會而知仲亨的下落 阿陀轉迦夜叉卽不辭勞苦 飛至常州武進縣魏村 除仲亨家中轉生徐敏 今日龍母將瑞姑與仲亨 父女前生結下來的冤仇說明 只嚇的仲亨抖衣而戰並道 是是是 弟子雖然知道她的來歷 但是這個冤家前來報仇 何不徑找弟子 人 何必又投生一次又何必再須十五年後呢 龍母笑道你這人真是纏不清 方才不是老身說過嗎 一則因爲牠勿論道力多大 每日到當初飲劍時丑末之際 牠須受一次痛苦 如當日初次被傷的滋味一樣 欲免此苦不是轉刼就得脫胎 無奈轉刼非金仙誰爲 夜叉只可脫胎 二則因爲府上的先人餘蔭 尙有十五年的福德 故此牠不得不投生於府上等候十五年了 仲亨這才如夢初醒 後又與龍母跪倒請求設法以救全家性命 龍母笑道先生何必多禮 若無此婆心救你 老身便不能出頭露面了 今日老身就將她帶回 陰山龍母宮 用法術消除她的魔念 度她成爲正果 歸來時便不能再計前

衍了 仲亨這才放心叩首站起 要命家人治酒款待 龍母擺手不領 遂即辭了仲亨走了出來 仲亨只得問道師父不是說過 今日即將這個冤家帶了去嗎 龍母道先生到府門外再看 仲亨自得跟隨在後 來至門外只見龍母用手往宅裡 招了一招 只見一縷黑烟由內宅飛出 隱々の烟中裹着一個 浴血紅裙的女子 正是前年在野外看見飛行的那個怪物 吱噉一聲連烟帶妖俱都落在龍母大袖之中了 衆家人也看了個目瞪口呆 仲亨剛要再問歸期呢 只見龍母闊袖一抖 頓時平地飛起來一片金光 早已不見仲亨不住贊叫龍母的道法非常 回到內宅 只見夫人懷抱着珂兒 母子正在那裡哭呢 一見仲亨進來夫人即告訴丈夫 敏兒在屋中與珂兒玩的好歹的 不知何故進來一陣風兒 即將敏兒刮了去了 嚇的吾忙將珂兒搶了過來 老爺還不快去找去嗎 仲亨聞言不由的哈哈大笑道 夫人 從今後吾可明白了 趕情是惡事一點兒作不的 夫人聞言不覺面目往下一沉道 老爺難道妾身作了什麼歹事 今日妖風才將女兒刮走 不用說了這是妾身的報應到了 仲亨知道夫人是誤會方才之言 遂將在前廳會見龍母所說之言 從頭至尾說了一遍 夫人始終是半信半疑道 不信吾這樣的花朶似的好女兒 怎麼是夜叉變的呢 仲亨又將三年前及今日門前 所見的怪異 又說了一回並指出家人爲証 夫人方才不言語了 仲亨又到書房中將親友等送走 此後

在家夫妻二人全都努力爲善 這是後話 單表阿昆曇教主 龍母元君將徐敏帶到了歸化陰山龍母宮 每日裡與她講習道法 教傳屠龍神劍 也是徐敏福至心靈 數載之工自己的工夫居然就 超過先准師姐妹等之上 那日龍母率領幾個女弟子 往朝崑崙山贊化真人袁天化卽命徐敏在宮中好生看守 徐敏送走師父師姐之後 自己坐在宮中 甚爲無聊 遂卽飛上陰山絕頂 煉習自己的屠龍劍 及各樣的法寶 此時新月初升 夜色如水 深山幽谷 請靜異常 又見谷中一道清泉 淙淙東流 又被月光相映 如同一道金蛇 在那裡蚴蛻而動好不有趣 徐敏正在注視之際 忽見溪之北岸 由叢草中跑出來塊然一物 徐徐跑動直向溪邊而來 到了溪邊忽然人立起來 蹲在水邊 用兩手掬水而飲 徐敏想道深夜之間 幽谷之內 那裡來的人跡呢 既然是人又何效諸蛇行呢 大料許是山中的山魅木難之流 來此飲水亦許有之 剛要回宮休息忽又聽得那物 隱々的一聲浩嘆 又一細聽又好似在那裏說話 也是徐敏好奇的心勝暗道 這甚誰呢 陰山一帶遠居塞北 自古無人至此 他又那是那裏來的呢 如果是人困在山中 早晚豈不爲狼虎所食嗎 師父常說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 反正師父今日不在宮中 吾何不下去看個究竟 卽是那魔妖異 手中現有屠龍劍也不懼牠 想到這裏趕緊的身劍合一 從萬丈高的山頂飛了下去

落在清溪南岸 仔細觀看何嘗不是一個人呢 只見此人身高約在六尺 年紀不到三旬 一身藍布短衣襟 頭上挽着個髮纂兒 鬢毛蓬鬆 面帶病容 蹲在那裏哮喘不已 嚙々 昂昂的自言自語 徐敏道北岸上那位病者 你可是人是怪 何故深夜之間在山中逗遛呢 那人因爲久病之中 適才吃點兒泉水 頓覺頭清目爽 不由的想起舊事 自己正在難過之際 空山裡半夜中 猛聽得有一個女子聲音 向他問話 嚇了一哆嗦 台頭望對岸一看只見溪岸上 站着一位十六七歲的女郎 肩披鶴羽身穿武裝 站在那裏於英風彪炳之外 另合着一種媚媚美麗之態 遂道小生乃河北徐燕是也 因爲時不逢辰病困這裏又爲同伴所棄 今日七日不得飲食了 徐敏道既是病人又係同宗 何妨隨吾一到前山龍母宮 那裏有師尊的靈丹 服了下去只能却病消災 不知尊意若何 徐燕道雖豪仙姑如此厚愛 但是此山高插九霄 小生又是病軀 如何能過此山呢 徐敏細想也是 沉吟良久道無妨 既是同宗何殊兄妹 待妹子負了吾兄前去何妨 徐燕忙道不敢不敢 小生形同惡丐 豈敢爲仙姑提携 徐敏笑道這有何妨呢 說着話飛了過來 挾起了徐燕驚着劍光 展眼之間飛過了陰山絕頂 來到龍母宮中 將徐燕放下讓至鶴軒 即將師父的九候轉陽丹找出一粒來 又有現成的椒花酒斟了一杯 一齊送到徐燕面前命他服下 徐燕以久病之人 自分早晚必葬狼虎

之口 今日裡忽遇徐敏 實不啻絕處逢生 也不能再說些客套浮文 惟有感激零涕而已
少時靈丹仙露入口 清香已極不異醍醐灌頂 心臟爽快精神爲之徒長 鬢角鼻窪俱都見汗
所病若失 徐敏這才問他因何到此 徐燕長吁了一聲 遂將自己的來歷從頭說了一遍 原
來徐燕乃是河北任邱呂公莊人 父徐雍也曾坐過一任太守 母親苗氏夫人 老夫妻膝下只
有徐燕及女兒碧筠兩個 後來徐雍退休請准 合家即回到河北任邱原籍 家中資產甚厚
迨至徐燕二十 碧筠十七這年 苗氏夫人忽然於世長辭 徐雍因爲兒女俱都長成 也就無
心再續鸞膠了 族中人因爲要博取雍老的歡心 慫恿又說了一家謝尙書的寡女謝雯娥 迨
至謝氏過門已後 每歡丈夫年老 時常的勃谿反目 徐燕兄妹看如眼中釘肉中刺 過了三
載之後 謝氏又生了一個孩兒 名叫徐燾 謝氏更將前房的兒女 視同仇讐了 恰好這年
中秋節日碧筠姑娘 忽然失蹤 徐太守因爲年高 家事操心 又兼思念女兒傷心過度 數
月之間他老人家便與世長辭了 謝氏因爲丈夫已死 便起了不良之念 因自己孩兒徐燾
尙在襁褓之中 恐怕將來受了徐燕的欺服 打算設計將徐燕逐出 既能獨吞了這份巨產
又免得親生之子將來受欺 謝氏虧她日夜思想 才與她的陪嫁的僕婦等 想出一件毒辣的
手段 就說大公子徐燕 對她有些不當的行爲 故此不待大公子服滿 卽被謝氏串通了下

人就將徐燕生生的擠兌出來。徐燕由家走後，真是舉目無親，滿目的淒涼，忽然想起自己的娘舅。葛真現在京城爲官，何不前往投奔，并可謀取自己的功名。徐燕主意已定，好容易千山萬水，受盡了許多困難，才到了北京。到了衙中一打聽，罷咧，葛真已於數日前因病逝世。全家老少俱都押着靈柩回南去了。徐燕聞言如同晴天打個霹靂，相彷彿還虧那些與舅父舊日的同寅，見他可憐，彼此，他湊個程儀，也不過數兩紋銀。徐公子謝了衆人，找了一家伙房暫住幾日，再遇機會，住來住去，已將這幾兩銀子用完，便無有主意了。天無絕人之路，正赶上店中來幾個欲赴口外，去搵藥材的客人，打算要搭一個認識文字的伙計，以便到口外與各人寫個來往書信的人。店主人即將徐燕舉荐上去。衆人亦都願意，擇了日子祭了福神。徐燕就同衆人來到口外，綏遠城厚和豪特，住在了白石頭溝。每天到陰山前後去採藥材。誰知這位時乖運促的徐燕，因爲抑鬱不舒，又兼山中水土不服，以致得了弱症。今日不好明日不效，眼看着一天比一天重。初時尚可勉強工作，後來竟自臥床不起。衆伙計本來與他無有感情，初時因他爲人和順，還能勉強照應。後來見他一病不起，大家暗地裏一商議，趁着他昏眊之時，就將他抬到陰山深谷之中，生死存亡任憑他的性命。也是徐燕命不當絕，又被山中清氣一吹，徐燕的病體就好了。有三成醒來一看，便知道是衆伙計，因病

味良才出此狠心 只可暗狠自己命運不佳 幸而病勢見輕 今夜明月當空 自己多日未得

飲食 心火燒的難受 亟思喝點凉水兒才好 故此慢慢的爬了出來 掬水而飲 才與徐敏

相遇 徐燕說明自己的來歷 徐敏也覺慘然 徐燕因為徐敏救了自己的性命 無恩可報即

與徐敏 拜爲生死姐妹 序十年齡徐燕年長爲兄 徐敏年小爲妹 徐燕即在山中住了三日

恐怕龍母歸來不便 遂向徐敏告辭意欲重到京都 謀取功名 徐敏也不敢深留 遂即將

師父的珍寶 送給徐燕幾樣 又將池中的千葉金邊白蓮藕 用法術取出一根 也送與徐燕

道 此藕常聽師父說乃是希世之寶 已有千年之久 無論身上長了多重的癰疽惡瘡 及無

名巨毒等 將此藕切下一片服之即愈 最忌的是五金之毒 切時非用玻璃刀或竹刀不可

徐燕接將過來千恩萬謝 慎重收藏起來 徐敏又將他親身負至山下 又從腰中取出來數十

兩紋銀 贈給徐燕作爲路費 兄妹二人彼此難捨難離 徐敏又往前送了一程 徐燕一再相

攔 兄妹方才洒淚而別 後來徐敏因爲悞食毒草 死過七日將身的皮肉化盡 龍母無奈才

將她用了許多的丹藥 又祭煉了多日 才變了現在的這副相貌 迨至徐敏道成之後 龍母

卽命她到江蘇寒山玄冰洞參修 領了蘇門答臘派 也當到徐燕家中探望兄嫂 此時徐燕已因

白蓮藕的功用 醫好了當朝貴妃的病症 得了太常寺正卿 娶了一位王狀元之女爲妻 生

了一子卽是白萍 寒山子因爲愛惜白萍 卽商允了兄嫂同意 將白萍生生的與這位崑崙教祖 贊化真人袁天化送去爲徒 勿倫如何請教主非收下不可 此時袁教主的第五輩的門人都准收弟子了 自己如何再收徒弟 致令那些晚輩門人不願意 推之再三無奈寒山子的情面難却 只可救爲末座弟子 白萍自到在教主門下 深得教主的歡心 贊化真人因爲愛惜白萍 又是自己的末席弟子 卽將所有的道法傾囊相贈 絲毫不留 又傳給一口黎耶劍 在崑崙教中除了教祖袁天化 掌教真人半邊老尼 本門的長門三大弟子數人以外 簡直的就屬着這位 扶桑小仙徐白萍了 今日白萍因爲師父去到東海三仙洞赴會來回 自己在洞中無聊 打算到寒山看看姑母尸尸婆去 待至到了玄冰洞見了姑母的弟子 梅鹿子與隨引二人一打聽 才知道姑母爲峨嵋派金蟬請了去 去到東海救人至今未回 自己無奈又往東海進發 中途遇見了師父贊化真人 聲明一切才知道尸尸婆由東海已回 今日正在金鼎山幫着峨嵋派 去打魔火金光陣 白萍遂卽約請師父 去助姑母以便姑侄見面 因此師往二人這才到了金鼎山 到了銅瓦寺妖陣已外 正遇見金老老被困 司徒平三人受傷 他師徒見峨嵋派中人 方才進來救護

第三回 師門愛重凌霄負傷救愛徒 憫惜神鼎教祖臨行教神嬰

續飛俠傳 卷七

四七

詩曰 衡山蒼蒼入紫冥 下看南極老人星 迴颺吹散五峯雪 往往飛花落洞庭
氣請岳秀有如此 卽將一家拖金紫 門前食客亂浮雲 世人皆比孟嘗君 江上
送行無白璧 臨歧惆悵若爲分

贊化真人袁天化 扶桑小仙徐白萍 師徒二人擒住了罪之魁惡之首的 天門神君九首夔林
瑞之後 命司徒平三人暫且看守 他師徒二人與金老老羅紫烟 各自見過了禮 金老老問
及他師徒的來意 方知道是白萍找他姑母寒山子 金老老道她老人家現在南陣門呢 因爲
那裡有蚕蠱師姑韓如雪把守 她的憐頭毒蚕甚利害 已竟由寒山子用劍誓去到東方聖母訶
梨帝那裡 去借冥府的鐵咄虫 前來以破她的毒蚕大半此時還未動手呢 真人道是的是的
聞聽人言她乃是苗疆第一祖師 萬寶法祖魯靈曾殿光 最得意的弟子 得罪她到無關重要
只怕她鼓惑她的惡師前來 再與吾等爲難 那就不好辦了 因爲魯靈現爲南方苗裔門的教
主 掌管珠江流域一帶 三苗九黎 綠瓢 長生 幻靈 裸纏等十二派 實在利害無比 將來峨
嶻三次鬥劍時 這個老兒還怕非到不可呢 金老老吁道何嘗不是 就是峨嶻掌教齊道友
也是這樣說法呢 贊化真人點頭稱是 三人一面說着話 一面直往中央走來 已離陰溝不遠
猛見一個披髮的妖人 借着遁光直往法台上飛逃過來 後面退者正是李英瓊 周輕雲姐

妹二人在前紫郢青索雙劍合璧紫青二光如同一道彩虹相似 趕了過來其快無比 在英雲二人之後飛追者 就是那位步虛仙子蕭十九妹 頭前飛逃這個妖人 金老老仔細觀看 正是扶魔法師史南溪 只聽得輕雲在後面喊道 羅師叔千萬不可放過這個妖人 若藍師姐已受了他的追魂五毒砂了 金老老聞聽早將五行神火針取出 對着史南溪抖手就打 一道五色光華直奔妖人面門而來 史南溪因爲不敵英雲雙劍 敗了下來希望將她等引至中央法台上 白素素必有救護之法 誰知正在拚命的飛逃時候 斜刺裏忽然飛來五道光華 直奔自己而來 妖人正當神昏志亂之時 百忙中也辨不清前面確是何物飛來 如若知道是五行神火針 妖人也不是弱者 自有破除之法 可惜時機不能待 妖人見前後受敵微一楞神的工夫 後面追的紫郢青索二劍已到 只見兩道劍光在他的腰間一繞 只聽得慘呼一聲 好好的一個史南溪 已竟齊腰斬斷 一陣血光噴射 兩截尸身已由空中掉在塵埃 還是跳蕩不已 十九妹恐他元神飛逃 趕過來用顛倒萬象五行傘展開 又將史南溪的真靈驅散 這才過來與金老老見面 金老老又命她三人與崑崙教主行禮 彼此各說破陣的經過 原來素因大師與李葦瓊周輕雲申若蘭等 來至西南坤地 得了東方的號令 素因大師即領三女各以劍光護體 冲入陣門而來 西南坤方陣門守者 正是這個扶魔法師史南溪 率領婁卒執掌魔火金光旛 并切代表中央陣門 空中用妖法懸着捏盤劍 又兼着本人的妖法高強 也是利害

無比 前次在臥雲村又被歐陽霜神火 燒了一個九死一生 心中就把峨帽中人恨極了 前次玉清大師等又敗在他手 眼光未免又高了一層 以爲這座妖陣就無人可敵了 并不把破陣人放在眼裏 可巧今天敵人又來了 頭一個就是黑鳳凰申若蘭 一見面不管三七二十一 就給了他一丙應梭 刷的一道飛來史南溪正在湊手不及 吧的一聲正中妖人的華蓋穴上 也就是他還能挨這一梭 若換個別人早已洞胸而過了 這一丙應梭雖未打死妖人 也打的他耳鳴眼花身體亂恍 險些將心血噴出 史南溪大怒遂命人搖動魔火旛 震動捏盤因果劍 霎時間魔火金光如同雨點兒一般刺來 空中的捏盤劍也化成了一座劍山相似 蓋了下來 史南溪因爲恨申若蘭 打他這一丙應梭之仇 又將自己的追魂五毒砂 抓出一把來卽直向若蘭打來 若蘭雖仗紅蓼劍護體 也不敢大意又將丙應梭化成一道紅光 護於劍光之外 直向史南溪面前沖來 誰知五毒砂乃是飄渺之物 劍光丙應梭竟自擋牠不住 也該着申若蘭有此飛災 稍一大意粉嫩的酥胸之上 竟挨了一片毒砂 若蘭哎喲一聲就栽倒在地 素因大師就在後面 趕緊用五雲娑婆 塔抵住了毒砂 飛過去一把就將若蘭 連同丙應梭紅蓼劍搶了過來 退出陣外 這時候正趕上十九妹 已竟來到 素因大師卽請她急速進陣 去破史南溪 十九妹答應一聲 趕緊飛進陣門 只見李英瓊已與妖人鬥在一處 輕雲用青索劍一面敵擋捏盤劍 並那些魔火金光 雷聲滾滾 燐火霏霏 引着那些冤魂早已飛

奔前來 一個個張牙舞爪 遠遠的將二女圍在中間 若不是紫郢青索二劍 乃百邪不侵之寶 英瓊二女恐怕早就被害多時了 因爲二劍不能合璧之故 就顧絆了一個史南溪 連連用毒砂飛打 還虧有素因大師的五雲塔在前抵擋 二女方才不至受傷 十九妹喝道妖僧少要猖狂 看吾破你的妖劍來了 說着就將徐然五辛刀飛了上去 那口捏盤劍見了五辛刀 就弟妹見着大伯子一樣 刷的一聲仍然化成一口真劍 飛退回去 這口五辛刀內有徐然的真靈在內 已通靈性不待十九妹驅遣 即飛的一般追了過去 將捏盤吸住仍然墜落十九妹手中 十九妹又撒下萬象傘來舞動 飛出萬道彩霞 破了追魂五毒砂 換下來素因的五雲塔 此時輕雲得了工夫 即將青索劍與英瓊的紫郢劍 合璧在一處化成一道長虹 直取史南溪 史南溪的劍光與青紫二劍相遇 只一個照面 即被雙劍絞爲數段 墜落於地成了頑鐵 那些魔火金光 妖氛惡氣早已被二劍的光華 照爲無有 扶魔法師史南溪這才知道利害 知道五毒砂不成功 別的法寶更不中用 莫如將她等引至法台 想陣主乾達老母佛 只有擒她之法 想好了主意雙足一頓借遁光飛起 往中央就跑 英瓊二女遂也指揮劍光尾追下來 十九妹恐怕二女有失 隨後也就跟了過來 正好迎頭遇見金老老等 才將史南溪腰斬 大家說明一切 英瓊過來與袁教主行禮 請教主慈悲設法去救申若蘭 教主並不推辭 遂即與英瓊輕雲二人前往 命徐白萍金老老十九妹等在此鎮守 以防妖人逃走

十九妹非要去找韓如雪報仇不可 後經金老老好說歹說 方才暫時忍得不提 單表玉清大師與女神童朱父 女空空吳文鎮 醜姑米明娘四人 亦各以劍光護身冲入東北艮方陣門 東北陣門內正是七魔 勇健夜叉佛曹天興的弟子 雙角鬼王蓋世奇鎮守 見了敵人飛入陣中 遂命嘍卒展動妖旛 自己運動旃陀羅五陰刀 直取玉清 玉清大師 等也各以飛劍相敵 朱文取出天遁鏡 照散了魔火金光 與那些冤魂妖氛 蓋世奇這口旃陀羅五陰刀 非同普通的刀劍可比 實在利害絕倫 玉清大師等三四口飛劍 竟難取勝 玉清遂將伏魔雷音鉢取出一剎時雷聲大作電火齊飛 竟將五陰刀震落於地 蓋世奇這一驚非同小可 正迨另震爲飛灰 就連他的元神也未逃出 玉清大師等除了蓋世奇之後 趕散了嘍兵 隨後也奔中央而來 查阿禪師率領自己弟子 紫面小童 崑崙西門赤玉 撒花天女 西門紅 瑛與 張瑤青等聽得東門號令 卽飛進了東南巽方陣門之內 正遇見這位黃山五雲步萬妙仙姑許飛娘在此鎮守 因爲許飛娘雖然素日慣作壞事 她也是異派中一代的名人 查阿禪師遂道許道友 聞你在黃山修道已然功行將成正果 何故迭次鼓惑異派與峨嵋作對 莫如聽老僧的相勸 仍回五雲步爲是 何必在此踢這陣混水呢 飛娘圓睜秀目喝道 妖僧住口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叫吾退回黃山也不難 只叫齊漱溟將孽徒司徒平及天狐二女秦氏姐妹交出 並將顛

仙的惡徒歐陽霜交出

以爲吾的門人薛蟒報了冤仇

吾便將燕娘帶走

從此不與峨

嵎爲難

除此之外

只要有吾許飛娘三寸氣在

叫峨嵎派就休想太平了

查阿禪

師冷笑道

妖婦你休在作夢

佛爺是以好言相勸 聽不聽在你這業障

難道你家佛爺是怕

你不成

遂將獨龍杖飛起如同一條烏龍相仿 直向飛娘頭上打來 飛娘也知道查阿禪師的

利害

今日不用辟邪劍

開手就用這樣的利害法寶 到也警心遂將飛劍放起 一道青光抵

住了獨龍杖

赤玉在旁展開了降雷摩寶旗 掃除了魔火金光

紅雲也將白毫劍飛起 驅逐

那些冤魂毒靈

業已恢復光天化日

許飛浪好不着急

眼見自己的劍光

已被獨龍杖押下

了數尺 青光慘淡 眼見的不支

又聽四外雷聲不絕

金光萬道活躍於陣中 心中暗想可要

不好了

再不見機逃走

恐怕是崑山失火回歸於盡

又不甘心獨讓查阿禪師操了勝券 遂

由法寶囊內取出一把黑管砂來

直向敵人拋去

化成了一片烏雲

如同冰雹一般

卽向查

阿師頭上罩將下來

赤玉忙將降雷摩雲旗展動

飛出了一片彩霞

竟將黑管砂托往 萬

妙仙姑就借這個工夫

雙足一頓身劍合一 急急的逃歸黃山石雲步去了

臨行倉卒也不及

招呼九尾仙狐柳燕娘了

單表查阿師徒逼走了許飛娘

陣門中妖法已破

卽同弟子與張瑤

青等 直向中央而來

將走到陰溝之外

就聽得正南方

雷火紛飛

電光閃々

只震的山

搖地動 一片喊殺之聲

不絕於耳

此時查阿禪師

南華元君蔡寒瓊

赤身教主鳩盤婆

玉清大師 金老老羅紫烟 顛仙鄭燧等六位 各率手下的門人弟子 齊齊的到了陰溝之外 除了素因大師看守被傷的申若藍 候着英瓊輕雲領去的贊化真人治傷 屍屍婆寒山子等來到外 其餘六門主師門人均都在此 離方陣門內金光亂馳 雷火飛射 聲如千軍萬馬 大家俱都聽見已知道寒山子正動手之際 各門雖都破除 仍有大魔乾達老母佛白素素 率領羣妖坐鎮中央 陰溝之內仍然是愁雲滾滾惡颺飄揚 大家因為寒山子來到 又不便擅自與妖人起衅 各有專責監守汎地 誰也不肯前去南門偵察 恐怕願彼失此反得無趣 只有扶桑小仙徐白萍因為懸給姑母 自己又無職責 師父又不在面前 只可將此意對着各位尊長說明 鳩盤婆道吾等在此不能分身 小師弟既有此意那是最好的了 見了令姑母時千萬不可猛狀才好 白萍點頭辭了衆人 頭腦一搖 一道白光沖起 直向南門而來 待至繞過了中央法台 來到正南方俯瞰下看 只見一片稠烟籠着下面 任何物件也看不分明 僅聞雷火之聲 白萍只得繞到陣外 收了遁光降落於地 卽向陣門內沖入 這才看見寒山子 帶着三位少年一位少女 正與對面一位穿白掛素中年婦人 鬥的烏烟瘴氣 原來寒山子率領金蟬石生莊易等 來到南陣門以外 等候海外度湖山東方聖母的來人 時間甚大眼見的四方俱都動手了 寒山子好不着急 就要自己獨闖陣門 幸有金蟬石生等 一再的說勸才算止了寒山子的皮氣 直候丑末寅初東方快要發曉了 才遠遠的見東南方飛來一顆碧晶晶的明星

其快無比展眼之間已至面前降落 光華歛處閃出一位 美麗絕倫的女子 寒山子認識此人 正是前在鹹海西岸 救的那位東方聖母座下鬼婆武壘 背後斜揹着一枚黑魃夕的大葫蘆 笑盈盈的上前稽首道 師叔等急了罷 家師昨日接到師叔的劍書之後 卽命弟子飛駕七寶 鋼火輪 趕到冥府借來百分之一鐵咀蟲 與蠶霞降魅綱 到手之後並未回山 恐怕師叔急用卽抄道前來 寒山子連連的致謝遂道 此蟲雖然借到未知賢侄女 可知用法嗎 武壘笑道 曉得曉得 寒山子道老身在頭前闖陣 破她的履西因果劍 命金蟬等掃蕩陣中的妖火邪光 賢侄女只等到那妖婦 放起燐頭蠶蠱時 再請動手用鐵咀蟲破牠 衆人點頭由寒山子在前 各以劍光護體 飛進陣中 武壘的飛劍因被廳陀劫聖母所燬 寒山子卽將自己的五行豹尾幡 借給她暫時護體 陣門中蠶蠱師姑韓如雪 因爲各門都有敵人闖入 知道自己 的沉地也是不免 因爲履西劍前次業已被十九妹傷了一回 又經大魔於法台上煉了三日 方才復元 卽將陣中所有的埋伏 一齊發動以待敵人 誰知直候到天將四鼓 據報各門先後俱被破除 惟獨自己這面毫無消息 心中正在狐疑不定之際 天光已然漸明 猛見四五道光華 一直沖了進來 韓如雪知是敵人發動 卽將神火雷打出 震動陣門內許多的埋伏 一齊擁了上來 寒山子喝道韓道友 休要逞強 看老身的法寶到了 說着卽將綠峨五辛 刀放起 一道綠光沖了上去 那口履西劍業已吃了一回虧了 效力就有些銳減 今天又遇

見了命中的克星 見不是頭連忙收斂爲一 倒轉劍鋒卽向斜次裡退去 五辛刀那裏肯捨 遂卽飛一般追了過去 韓如雪眼見自己的因果劍 被人家五辛刀 削爲兩斷 心中實在氣不過 用手一拍頭頂 卽將飛劍放出 直取寒山子 莊易在傍忙用玄龜劍 迎了上去彼此卽鬥在一處 金蟬同時也放出鴛鴦霹靂劍 石生放起銀雨劍 剎時間雷聲大作 將那些魔火金光掃蕩罄淨 武靈恐怕少時鐵咀虫放出時 飛往別處無法收服 則這害人間不小 卽將靈霞降魘鋼放起 化成一片濃煙卽將陣門之內 方圓二三里大小包藏嚴秘 韓如雪不識此綱乃冥府之寶 恐是爲她面設 心中不覺着恐 又見陣中所有的埋伏 在一展眼時均爲敵人所破 遂卽無暇察及利害卽將落寶藍祭出 希冀收攝衆人的法寶 寒山子用手一領肩上的寒苦鳥 特兒一聲展開兩隻套與欺霜的翅兒飛起空中 業已恭長呷嗚大小 抖開一雙鋼爪迎了上去 輕輕的卽將落寶花藍 抓將過來翻身飛回 寒山子接了過來 寒苦鳥仍化一隻麻雀大小的鳥兒伏在肩上 韓如雪見寶藍爲人家收去 不覺在惱萬分 一聲喝道寒山老鬼氣死吾也 遂將頭腦一恍 甩掉了七星冠 卽見萬縷青絲披將下來 將手中劍對着敵人一指 卽由劍尖上發出一團烈火 因風卽長頓時如同一座大焰山相似 直向寒山子圍將上來 寒山子一見並不防護 也不躲閃逃到哈哈大笑叫道 韓道友今天叫你見識見識老身 是何人也 韓如雪不覺大驚 不但寒山子站在烈火之中毫無懼色 就是她肩上的雪山鳥也不畏

懼耳輪中只聽烈火中 霹靂一聲過去 再一細看塞山子忽然現出一座法身來 好不利害 乃是活暴々一位八大夜叉之中 第七位阿陀嚩迦大夜叉 但只見火光中

面如紫霞 巨口獠牙 霎時間金光生頂上 一會家瑞彩罩全身 瓔珞垂珠掛遍體 紫霧托足起祥雲 手持魔家珍貴寶 腰橫伏妖劍一根 正是閻浮提界成正果 管理天下衆孤魂

蠶出師始韓如雪這才知道 尸々婆的來歷 不覺胆戰心驚 急忙收回妖火 正思逃走 又怕難出霧霰降魘鋼 好不着急 暗自想道 總然你是阿陀嚩迦夜叉出身 是你今世也是肉體 何不放出毒蠱傷她 雖不能傷她性命 自己也好乘機脫逃 想到這裡遂將背後莫揭羅聚蠱旛撤出 右手持定連連展動 並將蠶母放出 只見妖旛中飛出數道黑氣 托定了蠶母 霎時之間蠶母變化成千萬成萬萬 憐頭蠶盡如同無量數星火相彷彿 遮天蓋日而來 聲如牛吼使人見之觸目驚心 武途道師叔與諸位師兄退後 看吾破牠 說着即將背後鐵葫蘆打開 裏面鐵咀虫飛了出來 也是由一變十 由百化千 嚙々飛起 這東西見了蠶盡 這是牠的最好口糧到了 如何不愛呢 在一剎那間即將蠶盡吃了三分之一 刷刷之聲不絕於耳 鐵嘴虫身上好相有什麼吸力相似 那些毒蠱距離在二尺左右 俱都是自動的送到牠的咀邊 鐵嘴虫張開了鐵嘴 這一頓吃法 就把韓如雪吃了個直眉瞪眼 本以借着毒蠱之力 飛

逃性命 不知他等在何處尋來了 這些利害的東西 再要不將蠶母收回 恐怕自己這些個寶蠶 勢必回歸於盡 忙迫之間遂即倒念靈文 收了蠶母 展動莫羯羅巨毒幡化成一團稠煙 飛了上去誰知那網並不阻擋 即如由烟霧穿出一樣 毫無阻礙 韓如雪到了外面 唉了一聲暗悔道 早知如此容易 早走一步何必傷了一半蠶蠱 還得另費五年心血 方能煉歸原數 愈想愈悔 然已無可如何 回頭看了看幸喜無人尾追 知道林瑞業已被擒 銅瓦寺大事已去 即無顏面去見大魔王素素 遂即無精打彩的來至銅瓦寺山門 又見自己的弟子佈毒銀娥耿秋白 正與行蠱金娥苗紅葉上藥呢 韓如雪就知道紅葉是受了傷啦 二弟子見師父來了 形容狼狽 也知道是敗下來了 苗紅葉遂自己左臂受了凌雲鳳一太浩戈 傷痕甚重 如雪心中不勝酸楚 遂又取出一粒靈丹 與紅葉服了 才算稍止疼痛 師徒們暗恨峨嵋 彼此一商量 莫如暫回五畝山燕子洞 等候紅葉傷痕好了 設法去見教祖 萬寶法祖魯殿光 再找峨嵋報仇雪恨 師徒想好了主意 遂將去意說知二錢 代向白素々告辭 她師徒即刻借遁光回歸 苗疆五畝山燕子洞去訖 單表寒山子逼走了蠶蠱師姑韓如雪 徐白萍這才過來相見 並將師父贊化真人同來 欲見姑母 幫助金老老等捉住九首夔林瑞之事 一一詳細稟明 寒山子大喜即命他與 金蟬等見過了之後 寒山子即命他傳知各門 暫時休息候至午正 仍請鳩盤婆發令 以陰雷爲號各向法台進攻 擒拿白素々千萬不可任其漏

綱 白萍應了一聲 仍借道光分傳各沉地去了 寒山子見白萍走後 卽帶了武靈等四人直奔中央而來 此時各門妖人已破 毒霧妖氣掃盪乾淨 仍然露出光天化日 剛交辰末正走之間 忽見對面有岳文趙心源 余英男章青青 崔綺何致等同了一位老者 二位少年一位少女大家一齊 飛奔前來 內中只有一位少年袁天寶認識 其一老二少並未見過 少時來到近前 大家彼此見禮 卽由綠鬢仙娘輩青青代爲介紹 那老者乃是林瑞的義弟萬里烟雲袁道智 那兩位少年乃是道智之子天璧天寶 姑娘乃是凌冥仙子袁漱玉 因爲天寶於那日去到太和官下書歸來之後 卽與父親哥哥妹子商議明白 大料林瑞大禍不遠 素日并無任何的好處 何必跟他踢這般混水呢 遂卽決心棄暗投明 漱玉卽暗中救了峨帽被困的四姐妹 通知明白暫時仍在陰溝中伏着 假作昏迷之態 以防妖人的耳目 今日各門均已破完 漱玉卽命天寶到銅瓦寺 暗將父親哥哥找來 正好岳文趙心源二人也爲救人而來 大家說明一切好不歡喜 等着南門已破之後 岳文心源卽領着大家前來 見過了寒山子 寒山子卽命岳文心源二位 仍陪着他父子及被困四人 先回太和宮中休息休息 衆人走後 寒山子等業已來到陰溝以外 此時陰溝內只剩下一股陰颯 鼓蕩着蔞草灰霍霍飛揚 四面監守之人死傷逃降俱已不見了 惡魔被金蟬霹靂劍 石生的銀兩劍 莊易的元龜劍 略一掃蕩早已飛退無踪了 大家過了陰溝 卽是中央法台 仍然是妖霧瀾漫

妖火飛揚 大家正待萬寶齊施進攻法台之極 猛見司徒平嚴人英向淑芳三人 慌々張々飛到近前報道 奉命看守林瑞 不敢稍有疎忽 正在監視之際 猛由天空中飛下一團綠火 在吾等面前一閃 便不見了 同時那被擒的林瑞也就無踪了 知是被那團綠火救走 徒弟等隨後各駕劍光飛起時 僅見正西方渺渺落落 有一棵綠星飛逝 轉眼即無朕兆 弟子復向正西趕了一程 直追過了景東廳也未追着 故此急速趕回 報請各位師長定奪 顛仙道這也是那妖人命不該絕 倘能經此一番掇折 他能改過自新 這也是一件的好事 金老老道這團綠火來的齷齪 到是誰能有這樣的偉大力 前來救他呢 顛仙笑道那還用細猜 不過是魔派中的人物罷了 這句話到真猜着了 原來女神嬰易靜只從用遁光 飛進了北陣門 行至中途收了戲花仙子唐采珍的騰蛇棒 又用一粒混元珠打死了妖女 自己並不停留一提遁光 即飛至了中央法台的天空 正趕上冤家路窄狹路相逢 恰好迎頭即遇見三魔 鳩盤瓠 荼佛凌霄眼巴巴的 看守着六合彌塵網 以防敵人由天空飛來暗算 忽見正北方飛到一團彩霞 光中籠罩着一位矮身妙齡美女 三魔並不認識易靜 遂喝問道對面來的賤婢 少往前進 現有你家佛爺凌霄在此 久候多時了 賤婢速報姓名再來領死 易靜聞言微微冷笑 道 這才叫踏破鐵鞋無覓處 得來全不費工夫 你家仙姑乃地仙易老真人的女兒 女神嬰易靜是也 今天奉命特來尋你這老魔前去獻功 不要走看仙姑的仙劍到了 說罷一搖頭一道

白光飛出 正是無上至寶徑天劍 卽如一條匹練相似 直取凌霄 凌霄一面用劍光相敵一面罵道 原來你這個賤婢就叫什麼女神嬰 某家的大師侄百骨驅尸魅遮文荼 與你有何冤仇在元江被你這賤婢打了一混元珠 今日與你狹路相逢 若不將你化爲飛灰 誓不再爲雪山八佛了 易靜笑道老魔頭你不要錯了念頭 看是誰能誰不能 遂說着一抖手混元珠飛出化成一道寒光 直奔凌霄面門打來 凌霄喝道來的好 卽將子母窟窺吸寶珠迎了過來 雙寶相遇吧的一聲混元珠卽如以子就母相似 正好嵌入吸寶珠凹窺之中 眼睜睜的爲吸寶珠收了去了 易靜見混元珠不成功 不覺大怒 那三魔凌霄高舉着吸寶珠哈哈大笑道 賤婢有多少法寶 只管施展 佛爺稍一閃避便不算好漢了 一言未了凌霄只覺眼前一亮 猛見一團雷火業已飛劍 情知不妙忙用吸寶珠 再去吸收時 不知何故吸寶珠返到往斜刺裡飛去 剎那間只聽的吧的一聲 滅魔彈月擎正打在凌霄的胸前 凌霄只覺眼前一黑 駕不遁光慘號一聲 卽降落下去 易靜連忙口誦靈文不但混元珠收回 還拐回來一顆子母凹窺吸寶珠 易靜好不歡喜遂卽收入囊中 此時天空中二魔昆仑閣黎佛宛紅塵的迷魂砂 已爲凌雲鳳神禹令照散 宛紅塵業已逃走 就是三魔的六合彌塵網 於三魔受了彈月擎時 宛紅塵也在這個時候敗的 恐怕彌塵網爲敵人所得 借着遁走之際順手卽將彌塵網收去 此時易靜與凌雲鳳雙雙得勝 彼此見面好不高興 只有黃玄極與摩登神女宛靈姝尙自苦戰不休 原來

玄極自從秋月色相助用瑜珈輪 打走了金針仙子施龍姑 自己又得了朱雀鞭 遂即謝了寒
瓊師徒 即縱劍光直上天空 迎面遇見宛靈茶 見她雙手高擎着秦台鏡 鏡中飛射出萬道
寒光 照滿了天空 低看下照法台纖毫畢見 映的大地通明 真是一件無量至寶 如果用
振雲鎚將寶鏡打碎 誠爲可惜 但是事已至此也顧不了許多 遂將大喝一聲好賤婢看
鎚 宛靈茶早已注意來人的舉動 見他一揚手一道寒光直奔照胆鏡而來 自己認識是
振雲鎚 暗想不好 這面寶鏡乃是白教主的至寶 如若聽其破壞那還了得 想至
此 即將雲水帕取出 化成一片雲霞抵住了振雲鎚 卽將照胆境藏起之後 卽用劍光直取
玄極 玄極見她乘滑不勝大怒 遂將振雲鎚收回 亦用青罡劍相敵 宛靈茶深得亡兄 獨
角魔王宛大壽 慢荼羅呪術經的大法 並不是弱者 黃元極總然法力高強 也只殺個平手
正好易靜破了凌霄 雲鳳趕走了宛紅塵 一齊過來助戰 當時三道劍光 逼緊了靈茶上
下飛舞 靈茶雖然利害 也當不住這三位 難爲她一口劍分爲三口 分別敵禦三人 心中
好不着急 正在萬難之時猛見由法台上 飛起了數道金光 擋住了三支劍光 靈茶知是白
教主相救 此時不走就要性命難保 刷一聲化成一道長虹 早已不見 金光隨着也收斂下
去 三個人未知師長的法諭 不敢擅自起爨 遂卽也一同回歸本隊 報告經過去了 單表
三魔凌霄胸前受了暈月弩 一時駕不住遁光 由天空中飛墜下來 心中尙有知覺卽暗誦魔

咒托住了身體 卽在空中重又駕起遁光飛起 打算再用利害的魔術 去傷易靜又想易靜既係離明殿易周之女 如若傷了她易周絕不能善罷干休 莫如去找自己的弟子林端 用他的陰陽滅魂幡 擒住易靜那怕易周不因投鼠忌器 歸爲魔教豈不多了一條巨臂 凌霄想的主意自以爲對 不料飛近了乾方 忽見陣門已破 林端不知被何人捉獲 捆在那裏 另有二男一女站在身旁監守 凌霄大驚又見林端披散着赤髮 閉目冥頭在那裏一語全無 滅魂幡已竟被人扯碎 扔在那裏 凌霄見此光景 也來不及直找易靜報一弩之仇 師徒關心 只好忍着疼痛 化成一團綠火 飛近前來 一把卽將林端提起 負在肩上情知此陣已破 銅瓦不保 也無暇通知掌教師兄 師徒二人不入寺中 借着遁光直回南雪山而去 司徒平三人 在一楞神的工夫丟了林端 追了一程也未趕上 故此回報師長再作主意 金老老因爲事出倉卒 並未深責仍命他三人在此休息 天至寅初大家卽接到了 寒山子命白萍前來送信 仍請鳩盤婆以陰雷發動 作爲號令 天至午正一齊進攻法台 此時贊化真人表天化已將申若藍救好 卽請素因大師將她送回太和宮調養 真人遂卽同了弟子扶桑小仙徐白萍見過了尸尸婆寒山子 談了一刻卽要告辭回山 寒山子不敢強留 遂卽領着衆道友門人跪送仙駕 真人又向寒山子耳邊說了幾句 寒山子點頭 只見他師徒化成一道紅光 早已破空而去 寒山子又將凌冥仙子表漱玉叫過來 命她去到東方將妖人的玄冰珠交與易靜附

耳囑咐如此如此 漱玉點頭因爲自己飛劍 前於避風寨時已意丟失 寒山子即將所得韓如雪的飛劍 轉贈給她并傳了用法 漱玉大喜 遂即跪在寒山子面前 請尸尸婆就今日收她爲弟子 寒山子笑道這有何妨 等候此陣破完時再議不遲 漱玉只得謝了起來 即借劍光直奔東門而來 恐怕炮盤婆等出於悞會 遠遠的即高叫易師姐 小妹奉了家師寒山子之命 前來有要事相商 迨至到了近前降落劍光 早見一位身軀矮小 體態玲瓏的美麗女子迎了過來道 這位姐姐是誰 寒山師叔來找妹子易靜何事呢 袁漱玉聽她自報姓名 遂即將自己的來歷說了一回 并將玄冰珠交給易靜道 家師因爲袁祖師臨行時指示 魔陣中央法台上有一座神火九龍鼎 乃是金陣之眼此寶與紅髮老祖的神火丹爐鼎 同是當年達摩老祖於嵩山小室中 面壁練丹時的至寶 如今落在妖人之手 甚爲可惜 正好玄冰珠妖人交與妹子手中 幫她去守陰溝 祖師的法旨命將此珠交與師姐 可預光用法術隱住身形 用極快的身法 暗中飛到法台上 等候少時吾等進攻時 白素素於情急之際 必然發動此鼎 師姐暗中候她揭開鼎蓋時 即將此珠投入鼎中 即可降伏九龍 師姐即於白素素微一楞神的工夫 急速施展五丁法 將此鼎搶出逃走 千萬不可失了機會 如稍遲延 容那白素素明白過來 奪去此珠 則爲害不小呢 易靜點頭應允 又帶了漱玉過來 與鳩盤婆等見過之後 方才辭別衆人 仍回南陣門不表 單說易靜得了玄冰珠送過袁漱玉 時光已至午初

鳩盤婆卽命她卽刻起身前去 再緩兩刻的工夫 卽要放雷通知各汎地 一齊進攻了 女神嬰應了一聲 卽禦經天劍飛起 到空中作起隱形法來 卽將自己的身軀連同劍光一齊隱去 衆人在下面看着 俱都贊嘆 女神嬰的道法精微 同輩諸人自愧不如好不欽羨 易靜緩駛劍雲 恐怕快走時發出破空聲音 如妖人知覺便不好辦了 遂卽輕輕的進了妖幕之中 卽有一股腥惡之味 刺入鼻孔 易靜口燕拒毒丸方能忍耐 迨至法台之上留神觀看 只見大魔乾達老母佛白素々 面向正南盤膝而坐 頭挽雙髻 上繫八寸多長的白綾條兒 飄洒於兩耳後 耳穿白綾子道服 白綾子大脚綉花綠褲 赤着雙足露着一身的白肉 如同粉塑玉琢何異 面如秋月白中透潤 好相桃花初蕊一般 真是眉如新月 眼同秋水 鼻如玉柱 口賽櫻桃之鮮 相配兩隻元寶耳朶 看年紀不過十五六歲 就是這副妖冶之容 實在是難描難畫 是一位俗家少女的打扮 左手捧定資陰尋香盒 右手執定太極卮利旛 背後頭上俱都放出白色毫光 忽又聞得一股香氣撲鼻 此香非蘭非麝 使人聞之心曠欲醉 易靜趕緊歛神靜氣 再看左上首盤膝跌坐一位 青臉赤鬚的陀頭和尚 正是方才逃走的二魔 毗舍闍黎佛宛紅塵 背後也是毫光普照 真不愧爲人稱八佛 右下首坐着一位美貌的少女 乃是摩登神女宛靈菜 就在白素素前面 放着一座銅鼎 高有三尺 粗約十圍 三條

螭龍銅腿 蓋上紫氣噴溢如火如茶 古色斑斕 花繡甚工 一望而知便是一座神物 法台直徑東西南北各約十丈 台上按八方各有一名嘍兵 披髮跣足身着鬼衣 手執着青龍白虎玄武朱雀的四帥神旗 台外插着二十八宿的星象旗 法台中央就是法案 上面安放斗秤弓尺五供燭斤 寶劍黃毛邊紙新筆硃砂之類 擺設的妖々怪怪 最可怖的在法 上還列着五顆婦人的首級 血跡模糊鬢髮蓬鬆 每顆首級口中各噴出一股黑烟 佈滿天空成了一座天幕 其餘並無別物 易靜看畢也不知有何用處 也不知破法 只好緊緊的守住這座神火九龍鼎 正在此時 只聽得東面天幕外 忽然震天震地响了一個霹靂 只聽得破空三聲四方 响成一片 並有萬寶齊施與陳雷轟打的聲音 這種怪聲响了足有個把時辰 始終也未見一人飛進天幕 易靜暗暗稱怪 那大魔王素素等坐在那裏 仍然是閉目合睛 如同無事人一般惟見桌上那五顆人頭 個個汗如披雨 眼目全紅 口中的黑氣越法的 黑如靛墨 八個青衣嘍兵各將妖旗展動 飛出了五色光華 分佈於四面 原來赤身教主鳩盤婆 自從易靜走後直候午正 這才運動五陰神火 放起陰雷一聲巨响過去 八方的衆仙各展劍雲 越過陰溝齊向妖霧中駛來 豈知到在妖幕切近 就相撞在軟壁上一般 休想進入分毫 衆人各將法寶取出 齊向妖幕上攻打 誰知攻了半日 仍然是毫無便宜 軟壁之上 如同

附有彈力一般。法寶落上返被綑了回來。衆人無法不知。這是那門的妖法。只得一齊退回。告知鳩盤婆與寒山子等。另想主意。再行進攻罷。金老老與顛仙二位。來至東方找赤身教主商量一個計策。正好尸々婆寒山子也來到這裏。遂卽說道。掌教齊道友前次飛劍傳書。指名邀請赤身道友破妖陣。天魔道友降伏尙和陽。此時妖幕既然這樣的難攻。不知道友有何高見呢。寒山子道是呀。赤身老鬼人家齊道友。既有先見之明。你就不必裝着玩啦。可以趁早想個辦法罷。你如再緘口不言。吾可就要對不住你了。非用寒冰將你噤死不可。鳩盤婆笑道。你這個殭屍精先不要亂。吾也知齊道友請吾之意。打算用吾的五陰神火。破他的五陰天幕。無奈吾的陰火勢非尋常。一經發出天幕一燒。五龍神火立時出現。易靜如要稍一大意。陰火勾連神火。那時燃燒起來。立時就要上至青冥下至黃泉。在千里之內的上下都要變爲赤土。咱們諸人之中。只有十幾位可以借遁逃出。其餘道法稍次的諸晚輩。連同這千里之內一切有情有質之物。立時就化爲飛灰。思想起來危險已極。豈可輕易試嚐的嗎。老身的意思。咱們大家但能仗着法寶道術。破了她的天幕。或者容那易賢侄女盜出來。九龍鼎時。然後再用陰火降她。豈不是較爲安全嗎。寒山子道老鬼你不用使談虎色變的主意。吾全明白這個。你這老鬼奸滑已極。你怕的是八魔見你的陰火。破掉她的妖幕。與你

結仇 怕人家日後找你 再不然這老鬼計恨前仇 老身早知道易靜與你不合 借着這個題目要叫易賢侄女 在法台中出了錯悞 好惜白素々の勢力傷她性命 吾說的是也不是 赤身教主被寒山子說的 真有點掛不住了 只氣的鳩盤婆面目改色大喝一聲道 寒山老魅 身逢萬劫的殭屍 你且住口老身要是懼怕八魔 也就不應齊道友之召了 況且當年易靜吾爲愛惜她之故 方才用法術困她 豈是真心害她呢 此時既然同是一家 你又前來挑釁 如要易靜在此成何體面 兩個由玩笑變成了口角 彼此紛爭勢將變目 還是金老老與蔡寒瓊鄭顛仙等 上前婉言勸解 雙方才各不言語了 寒瓊道既有崑崙教主留的法諭 命易靜去破九龍鼎 必有先見之明絕不至悞事 赤身道友何妨試辦一下 如果易靜盜不了神鼎 那也是大家命該如此 以完五千年的神仙劫運 事關重大 量袁教主早已算到 不然因何指名叫易靜前去呢 赤身教主聞言也覺有理 遂即選來寒山子仍守離方 蔡寒瓊仍守兌方 查阿禪師守巽方 玉清大師守艮方 金老々守乾方 顛仙仍守坎方 十九妹守坤方 自己仍守東方 各帶原有的門人弟子 又每人由鳩盤婆贈給靈符五道 但聽東方雷聲再响 即各用三昧真火 將靈符焚燬一道 每人頭上或胸前各帶一道 借着陰火之力 駕着劍光 齊集中央 捉拿白素々等妖人 千萬不可任其漏網 衆人各自領了靈符 各回汎地單聽號

令再爲進攻。遂卽各將靈符帶在身旁等候。寒山子又命凌雲鳳袁漱玉黃元極三人借遁光飛起空中幫同鬼婆武壘看守靈籙降魔網以防妖人逃走。金蟬道那靈籙網乃是冥府之物如何能攔的了生人呢。如有這大效果那韓如雪因何逃出去的呢。武壘笑道此網乃是光弼李真人遺留的無上法寶別說是活人就是這點點的鐵嘴虫燐頭毒蠱俱都不能飛出。韓如雪之走不是寒山師叔預爲囑咐所以才網開一面故意放她嗎。衆人正說之際猛聽得東方陳雷業已响起大家緊接各將靈符用三昧真火焚燒已畢耳輪中只聽的呼的一聲好利害一霎時四面八方連成一片碧火將妖幕完全引着當時純五陰遇見純五陰立時卽溶成了一處頓時成了一座火焰山相似烈烈熊々燒成了大地都紅各人仗着身佩閉火符各駕劍光飛了進去去擒白素々等羣妖單表易靜隱身於法台之上謹守神鼎一時不敢大意單等白素々の機會起先聽得天幕外一陣大亂如同千軍萬馬往來交鏢的聲音亂了半日忽然一點兒聲音全無易靜不勝懷疑又見三個妖人坐在那裏仍然不聞不問自己心中好不着急又不便親自飛出去看個明白又等了好久々々の工夫先聽見一聲雷聲就見四面哄的一聲頓時就火光大作起來

第四回 禍芽前種依還嶺艷尸大展神通 妖陣已破金鼎山峨嵋戰敗八魔

詩曰 將軍少年出武威 入掌銀台護紫微 平明拂劍朝天子 薄暮垂鞭帶酒歸

愛子臨風吹玉笛 美人步月舞羅衣 疇昔雄豪如夢裡 相逢且欲醉春輝

法案五顯人頭 忽然吧吧吧一連聲了五聲 各化一陣黑煙四散 法台上八名執旗的嘍兵火

光一過立時俱都化爲飛灰 大魔乾達老母佛白素々 不由大驚道 這火好似五陰之火 各

派中除「東方聖母訶梨帝及 赤身教主鳩盤婆二人外 未聞別人能使純陰之火 東方聖母

現有她的弟子尙和陽柳屨時惠嬪三人在此 決不是她老人家所爲卽是赤身教主這個老厭物

親身到此無疑了 易靜在暗中聽得暗暗好笑 白素々又道這個老厭物 真是反復異常

彼此都是魔派中人物 豈能幫助峨嵋來欺服同宗 好好好 一不作二不休 你既無情誰還

有意呢 吾要不叫你知知道吾的利害 你也不知南雪山八佛確是何等爲人 遂說着三妖

同時跳起身來 大魔白素々卽在背後 撤下健鬪劍口中念念有詞喝聲疾 只見劍鋒飛出一

團綠火 直飛到神火九龍鼎上一繞而滅 如此三次 只聞得鼎中隱隱有龍吟虎嘯之聲 那

口鼎蓋卽見攸々而起 鼎中忽然發現九道火光 蚩蚩而上 眼看那鼎蓋徐徐上起 九道火

線就要飛出 易靜在旁早已等得不挨煩了 忙將手中的玄冰珠 輕輕的扔在鼎中 說也奇

怪玄冰珠到在鼎中 那九道火光也同時刷的聲 一齊降落 只在鼎中盤旋不定 並不飛出

那鼎蓋同時也就輕々降落下 仍然蓋好 白素々就是一楞自語道 這可是事出意外 此鼎向來靈異如何今日便不靈了呢 必是有好人前來破壞 也許有之 遂命摩登神女宛靈姦速將照胆鏡取出 鑑尋好人的行踪 易靜一聽不好 莫如急走爲妙 遂卽暗念五丁神咒 雙手托了鼎足 輕々舉起 催動劍光 刷的聲飛起空中 直往幕外而來 白素々剛命姦姦取出照胆鏡 那座神鼎忽見不翼飛起 急用照胆鏡照時 只見一位紅衣少女 托定那座神鼎 已將破幕而出 上面的烈火如同天棚相似 易靜賴有神鼎 及玄冰珠之力 冲出了烈火棚頂 衣服毛髮絲毫未傷 迨至白素々看清了易靜盜鼎 剛要展動切利旛時 盜鼎人早已破火幕而去 神鼎一失 六面的烈火外面破火符相壓 裏面爲九龍神火鼎相阻 六面的火先被裡外一欺 都變了顏色 現在裏面的阻攔法寶 已然撤退 頓時間各方的烈火哄的一聲撲了進來 勢不可當 三妖此時已顧不及 其他門人弟子左右扶持諸人 僅僅的三妖仗着太極切利旛逃了出來 其餘諸人以及各種法物法台 均都回歸於爐 寒山子與蔡寒瓊等在外面得了易靜盜來九龍神火鼎 當然是歡喜不盡 惟獨鳩盤婆見女神嬰易靜 小小的年紀 居然有此道術有此胆量 心中實在愛惜不過 深悔當年自己作事莽壯 僅因易靜在芒碭山 飛針刺傷了自己的弟子姪女墮精精 險些將人家用法治了個形神消滅 萬奴不

得超生 心中愈想愈悔 遂即將此意對着 寒山子說了 寒山子哈哈大笑 些許小事好辦之極 老身慣會成人之美 遂將易靜叫了過來 說明此意 命她即拜在赤身教主坐下 爲記名弟子 并將神火九龍鼎送給易靜 鳩盤婆准允助她用神鼎 練成了魔派大道 易靜自來心高性敖 生平除了父師以外 向不服人 因爲身受赤身教主的撥辱 傷心已甚 暫時迫於峨嵋的顏 不欲以自己私事破壞派中大事 只可暫時隱忍 等候事後 再憑自己的道力去找鳩盤婆 以報前仇 今天聽得寒山子居間調解 本不欲低等於人 又貪圖習學魔法 遂向寒山子道 既蒙師叔如此用心 姪女兒自然感激不盡 又承赤身教主捐棄前仇 化惡爲好 只是恐怕家父不願意 侄女兒另拜魔派之師 況且新進峨嵋不久 掌教師長豈能滿意 寒山子笑道勿妨勿妨 那赤身教主也是異派中 一代的宗主 又爲南天王之法嗣 以門戶而論 雖然正異不同 也不算辱沒了峨嵋 況且赤身道友又是齊道友所請 將來令師令尊如有責言 可以推在老身的身上 爲人父師者誰也不願意 給晚輩多樹仇敵 易靜道既是師叔這等說法 姪女兒自是感激非淺 好罷 少時事情完畢 回了太和宮 再與赤身教主行禮如何 寒山子見她應了 即將此意告知鳩盤婆 鳩盤婆大喜 此時火光將已燒完 並未見三妖逃出 遂將武曩雲鳳元極等 叫了過來查問三妖的下落 才知道於

易靜盜鼎之後 卽見由火光中沖出來一道金光 窳霞網並未攔住 飛出之後那團金光卽入了銅瓦寺 不知是否妖人 寒山子拍手道 是的是的久聞白素々身傍 帶有天魔的法寶 名叫太極攸利旛 利害無比 仗此旛之力 可以上飛青冥下到黃泉 確是魔派中之至寶 這也是她等命不該絕 好在是妖陣以破 你我大家何妨暫時回歸太和宮休息休息 然後再設法破銅瓦寺 那時還怕她飛上天去嗎 衆人都道有理 看看這座魔火金光陣 現在已成了一片飛灰 這才放心 遂卽一同回到太和宮 與申若藍韋青々等見面 訴說破陣的經過 衆人無不喜悅 以爲破了妖陣 銅瓦寺便可一鼓而下 然後取了元江命門之寶 便可都回峨嵋凝碧仙府 參加開府勝會 各人分了一座洞府 煉道參修 一旦道成 俱各成了正果 那是何等的快樂呢 大家正在細想將來的樂趣之際 忽見金蟬石生二人 跑了進來找着英瓊道 妹々現在宮門外來了一位高大的和尚 聲稱要見妹妹與周妹妹 及衆位師長 說是有緊要事要見 英瓊聞言不由秀目含嗔道 小師兄這是何說呢 妹子自入師門以來 從未與什麼和尚交往 那裡來的和尚要見妹子呢 赤身教主聽得英瓊如此說法 不由的微微一笑 輕雲在傍一拉英瓊 又在她耳邊說了幾句 只見英瓊粉臉一紅連連點頭 來不及向衆尊長明白來人是誰 卽開脚往外就跑 輕雲靈雲易靜等也都隨了出去 工夫不大只見英

瓊等圍隨着一位才軀高大的僧人走了進來。即由經雲代向衆人介紹道：「此位乃是瓊妹之父，姓李名寧，乃是白眉師祖座下之弟子，因爲現奉師祖之命，來見衆位師長，另有要事相商。大家這才明白。久仰李寧已拜在白眉教祖門下，得了衣鉢真傳，佛法無邊，根基雄厚。今日相遇，好不欣幸。遂即一同上前行禮，讓至禪堂落坐叙話。李寧道：小僧現奉師祖命，來乃因依還嶺幻波池下牟珠洞，爲依還聖姑的飛昇之所。一連是五座仙府，內中藏有仙寶無數，妙境無窮。自聖姑得道以後，此洞久爲封鎖，又在幻波池下，亘古無人可到。後來於百二十年以前，忽然有一個左道的奇女，名喚五娘子崔盈的，不知聽何人謫出了牟珠洞的地址，她即自侍着法術高強，打算飛進牟珠洞，盜取聖姑的遺寶。迨她用妖法進入洞中，即觸了聖姑之怒，即用太陰神雷，殛死了玉娘子崔盈。聖姑憐她修道不易，未忍傷她。元神崔盈不知悔改，歹爲得計，即以元神仍然附在肉身之中，躲在洞中潛修。經過了兩週甲子，她的元神道果已成，業已脫離而去。她的肉體借着洞中寶物函養的好處，已竟變爲艷屍，就要待機而動了。恰巧那年又來了兩位西崑崙的二小，不知利害，即千金神駝，攻壞了洞門。二小雖被聖姑拘禁於神水池，正好那時小僧奉了師命，到崇明島救神鵬佛奴，即將牠帶到依還嶺與牠剪毛洗髓，又與小女輕雲易賢侄女等相見。小僧一時高興，打

算命三人參觀半珠洞 依還聖姑的飛升福地 不料瓊兒等在神水池旁 看見了崑崙二小在池中受罪 瓊兒即動了惻隱之心 望空代他二人求情 幸得聖姑與瓊兒有將來之緣 救了二小 吾愛女候到佛妖復元之後也就回山 昨日家師將小僧喚至面前 據云半珠洞中艷屍 近日將要復活 已將聖姑遺留的至寶毒龍丸 與神女寄存的十二種靈藥 盜將出來 就要大施妖法 爲害人間不小 教祖的法旨 因爲齊師兄現在正在西雪山 聚寶峯大戰七指神魔 無暇及此 又因開府勝會在即 各派劍仙散仙已到不少 急待佈置一切 無暇及此 故命小僧前來 邀請諸位前往依還嶺 擒捉艷屍 現在半珠洞洞門已被千金神陀冲壞 再有三日不至 艷屍就要復活 那時總要大費手脚了 教祖的法諭如此 不知諸位道友以爲如何呢 大家聞得李寧這一番活 俱都面面相覷 這才叫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呢 銅瓦之事尙未辦完 依還嶺之事又相逼而來 現在又得罪了八魔 還不知將來有何禍事 因爲事關重大 誰也不敢擅加己見 還是赤身以主道 此事依老身看來 銅瓦寺與依還嶺比較 那件事也不易辦 既然彼此担子均是一般重 那頭也不能放下 莫如將咱們的人數分開 各去一半 那頭先完再去幫助 諸位以爲如何 衆人想了想 別無主意 也只好如此辦法 赤身教主與寒山子等大家計議人數 即請寒山子 蕭十九妹 金老老羅紫烟 玉請大師 素因大

師 易靜 凌雲鳳 李英瓊 周輕雲 申若蘭 齊靈雲 齊霞兒 何致 崔綺 向淑芳
朱文 秦紫玲 秦寒蓼 戴湘英 司徒平二十位帶了青鸞 佛奴 神鷲隨同李寧 前往依
還嶺捉拿艷屍崔盈 其餘人數運同臥雲村諸位 俱都留在此處 破了銅丸之後 八魔如不出
來爲難 即可乘勝去到元江請出金門寶藏 如覺人數不足用時 即可就近用劍書聘請同宗道
友 前來幫辦一切 李寧大喜因爲事情緊急 並不敢耽誤時間 李寧帶了應去依還嶺的諸
人 卽時與赤身教主查阿禪師蔡教主顛仙等告辭 就要起身 易靜因爲事出倉卒 並無工
夫去拜鳩盤婆了 遂卽將所得的神火九龍鼎 暫時交給鳩盤婆代爲收存 齊霞兒又將五辛
刀交給金蟬 以爲破八魔之用 諸事已畢 赤身教主率領衆人在後相送 來至太和宮前
彼此珍重了一回 李寧這才率領大家各駕劍雲 英瓊寒蓼各跨靈禽 十九妹仍跨青鸞 一
齊破空而起 直奔西北而去 赤身教主等送走了李寧之後 仍回禪堂大家計議 明日進攻
銅瓦寺之事 大家一參考人數 遂請南華元君白骨夫人帶領弟子 韓滄兒 韓琪兒 秋月
色等攻打銅瓦寺 頭道天梯專門對付東方聖母三弟子 請赤身教主率領金蟬 石生 莊易
等攻打二道天梯 專對付紅髮老祖弟子妹開江洪長豹等 請查阿禪師率領弟子西門赤玉西
門紅縷 曹青霄 攻打三道天梯 命黃元極 岳文 趙心源 嚴人英等攻打銅瓦寺山門

請顛仙率領歐陽霜 張瑤靑 吳文琪 米明娘等專管破銅瓦寺中的銅剝杆刁斗之上羣妖
得勝之後 卽轉攻銅瓦寺寺牆之上羣僧 又請萬里烟雲袁道智父子及女兒袁漱玉 在太和
宮坐鎮 以防妖人情急 前來滋擾、衆人俱各領命 稍爲休息 卽便安歇不提 單表三魔
鳩盤瓩荼佛凌霄 忍着疼痛救了弟子九首夔林瑞 師徒卽借遁光飛回 南雪山風雷崖 隱
魔洞見過了掌教魔王諸龍第五佛司徒又光等 凌霄師徒卽對大家 說明了此次與峨嵋戰役
之經過 並道大師兄白素々 縱然法術無敵 也恐怕難與峨嵋爭衡 現在又見崑崙教主贊
化真人 也來幫他的忙 那個老猴子精 是最難惹的 林瑞的五行滅魂幡 就這個老猴
兒給破壞的 司徒文光吁道 林瑞雖經吾等八人許可 下山去擇地創立天門派 不過是爲
發揚之大宗 廣涉有緣之人 天下之大何處無有洞天福地 偏要持強佔了銅瓦寺 金鼎山
銅瓦寺太和宮 乃崑雲南全省首善之福地 況且太和宮已有天台派 二教主查阿禪師先在
那裡參修 難道你就不知道冰炭不相能 水火不同居之理嗎 頭一步你就錯了 始終受了
查阿老兒之害 你既佔劇銅瓦寺就當正務參修 不料你又招集了些流亡惡徒 異想天開派
許多的惡徒 到各處去剝掠人皮 盜取子母血 煉什麼邪寶 希圖奪取天陷湖中寶鏡 以
開金門 才惹的峨嵋仇視本教 此時勢成騎虎 欲罷不能 連累了汝諸位師伯叔父 同落

於漩窩之中 汝心自問可能安否 林瑞跪在那裏 一聲也不敢回復 旁邊第八魔撻疾羅利 佛楊騰蛟勸道 五師兄事已至此 瞞怨林瑞也與事無益 況且大師兄與二師兄現在仍在銅瓦寺未回 不知那裏落到那步田地 尙未可知 凡事應當顧及雙方 莫怪一面 縱然林瑞有多大的不是 所希望的是昔日廣成老祖遺寶 凡人都以承襲的身份 所取的是天陷湖中之鏡 乃是天產地設之寶 種種與他峨嵋有什麼相干呢 他竟自依賴白眉和尙的餘威 強來出頭 這不是欺人已甚嗎 嘗言道投鼠還當忌器 欺林瑞即是欺吾弟兄一樣 以小弟愚見 莫如你我六人 率領諸門人弟子 共往金鼎山看事作事 如果兩位師兄無有大難 還可彼此和平解決 若稍有爲難你我兄弟 雖然犧牲這點微末道力 也不能看着同門師兄弟 爲異派諸人欺服 富單那餓佛仇練 勇健夜叉佛曹天興 薛荔多鬼佛東方玉輝等俱都 拍掌贊成道 八弟所說甚當 掌教師兄即可照辦 才是同門的義氣呢 司徒文光道 諸位所說雖是 但是咱們的行爲 如果稟明天魔大帝然後施行 但是他等現在朝往欲界第六天 歸期未定 恐誤兩位師兄性命 如果不預先稟明 由吾等率意前往 因爲凡事不可極 設一旦間作成大禍 那時波旬天主 再作壁上觀 那時吾等雖罄西江之水 也難洗今日之羞 未知諸位有何善策教吾呢 東方玉輝笑道 吾弟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吾等雖爲天魔

大帝的門下 諸位師弟還不能深知天魔之秉性 若是吾等無故的爲害民間 作出戕生殺命的事體 天魔知道必不能容 若是吾等專與修道人作對 那是最投十天魔脾味的 不但不能見責 如果作出禍來大帝必能盡力包護 司徒文光道 四兄這是何說呢 小弟實在不明白此理 凡爲金仙天仙地仙散以及 普天衆聖西方吾佛 俱都是具大慈悲心 喜的是修道煉氣之士 如何大帝的秉性適與相反呢 東方玉輝哈哈大笑道 五弟你真是以管測天所見何其小也 諸位師弟可以細無上至尊昊天上帝所設之魔羅道作何解說呢 文光道斯不過也是一種修道之名詞 派別不同罷了還有何說呢 玉輝搖頭道認矣認之極矣 若按梵語解釋 魔羅道卽是 奪命 障礙 擾亂 破壞等語 魔道專能以害修道人 之性命 障礙善人所行之善事 擾亂練氣人之心靈 破壞參修人之事業 斯乃爲魔道 此乃天魔之本性性能也 文光道既是 昊天上帝立此魔道 是不欲人之爲善修仙了 玉輝道 卽此可見 昊天上帝能具大慈悲心 無過於此呢 何以云者 凡修行鍊氣之士 如無魔道於中擾亂 便不論根基如何俱都位証金仙矣 譬如斯人今無殺人放火無惡不爲 或前生惡跡累累 一旦就要破出苦丁修成正果 那麼善良苦行之輩 返列其後 天上都不成了惡神仙了嗎 因此故設魔道 幻化滋擾以查斯人的根本如何 雖然遠在三世之惡劣 也不准他邁進神仙之門 斯

人根基純厚累世爲善 則魔道愈重 道力愈堅 任你怎樣幻化只要一心向道 雖有天魔相擾 與道心毫無損傷 故云道高百尺魔千丈之說 卽此之謂也 現在峨嵋門戶廣大 所收弟子或有良莠之分 吾等此去擾他一番 諒天魔總無曠怪之言 不知諸弟以爲如何 司徒文光道既是吾兄 能有此見解 那麼事不宜遲 你我卽可前往罷 諸魔點頭 司徒文光遂命自己的弟子般若小金鋼司徒經 並大師兄白素々弟子 百骨軀尸魅遮文茶 律令姑遮梨夜 二師兄弟子金鎖化尸馬二郎 三師兄弟子九首鬚林瑞 六師弟子雲裏芙蓉藍米顏 七師兄弟子黎明妖星葛玉山等一齊隨同前往 又命八師弟弟子白蓮童兒鶩鷺子 率領魔軍在家看守隱魔洞 與風雷崖 合山的靈藥 勿爲邪魔外道來此盜取 遂又命三魔凌霄不必前往 卽在洞中休養傷痕 勿用前往 司徒文光吩咐已畢 大家在洞休息一夜 次日天明 各人帶齊了法寶 駕起遁光 卽直奔銅瓦寺而來 天至正午已竟到了金鼎山 只見峨嵋諸仙正與銅瓦寺殺的難分難解 烟霧瀾天火光大作 雷聲隆隆金光大作 聲振山岳 眼看着白素々宛紅塵領着衆人 一個個盔歪甲卸狼狽不堪 正在節節敗退之際 原來大魔乾達老母佛白素々 二魔昆舍閣黎佛宛紅塵 摩登神女宛靈藻三個妖人 自從神鼎去失之後 鳩盤婆五陰烈火 中間失了阻擋 早已哄的一聲撲了過來 幸有大魔的太極卮利幡乃是天魔之寶

於百忙中救出了三個妖人 又闖過了靈霞降魔網 飛回了銅瓦寺 即有申武二廿四僧稽叔康等 接了出來 讓進禪堂白素素遂命二廿四僧分頭傳知各隘口 勿任峨嵋中人闖進寺中 自己略爲休息休息 然後再出廳辦事 二廿四僧領命去訖 白素素遂問稽叔康何時回來的呢 叔康弟子自從奉命掌管禁地金鋼法 監視敵人由地中逃走 正在東北長方埋伏之際 又見蓋師弟陣亡 弟子本要現身出來 阻擋峨嵋諸人 猛見由地中飛出兩矮子來 一個矮子放出一種形如灣月的劍光來 直取弟子弟子自得用飛劍相敵 那個矮子即用術術收去了禁地金鋼法 招呼一聲兩個矮子 仍然同時墮入地中就不見了 後來法台上火光一起 弟子恐爲峨嵋所害 卽刻回來了 特在師伯面前請罪 白素素吁道峨嵋有此異人 將來之騰達就不可限量了 遂一擺手命叔康起去 自己休息一回 傳命擊動金鐘升了大殿 點視一番才知道三師弟凌與林瑞師徒失踪 蠶蠱師姑韓如雪與弟子苗紅叶耿秋白 萬妙仙姑許飛娘等 俱因受傷太重不辭而別 各回本山去了 曇花仙子飛龍洞主陰樹棠 受了天魔教主弟子秋月色 瑜珈輪傷勢甚厲 金針仙子 施龍姑 受黃玄極的振雲鍾 現在她二人 均在房中休息 呻吟不止 並有扶魔法師史南溪 雙角魅王蓋世奇 戲花仙子唐采珍等均皆先後陣亡 袁氏父子與女兒凌冥仙子袁漱玉 拐去了玄冰珠 盜走以前所得敵

人的法寶飛劍等業已歸順了峨嵋派。其餘法台上所有護台各門人弟子與執旗麾的嘍兵等俱都歿於陰火之中。所有陣中設備的仙劍法寶等項已竟損矢破壞遺盡。白素索不聽猶可聽了此言只氣得粉臉兒發青。大叱一聲叫道齊漱溟啊你的門下人這等欺吾太甚。此仇此恨誓不與你共戴二天好好好吾也無顏再回雪山了。破出某家這百餘年的大道非與峨嵋拚個死活不可。當時即怒氣哄々傳下號令命手下人仍自各守汛地等候明日再與峨嵋分個死活。遂即一擺手散了大殿諸人各歸汛地。白素素又同申武二甘等來到跨院看了看受傷人。每人都給服了百草如意丹。傷痕上也敷了靈藥。這才退回屋中安歇。一夜晚景不表。次日天光已亮。大家起床梳洗吃了早點。正在吃茶之際忽接到惡法師俞德的千里傳音法報告。峨嵋諸人業已出動。白素素聞報即刻率領宛紅塵馮銀瓶愛醒師稽叔康宛靈榮申武等出了禪堂各自上了鐘鼓二樓觀看敵人。此時三道天門與本寺的山門外刹杆刁斗之上峨嵋派人俱都到了。四五處一齊動手彼此各以飛劍法寶竭力的攻打。只殺的煙氣滾々赤日無光雷電交加火光大作聲音一片震的山搖地動好不利害。單表頭道天門石梯之上把守之人正是東方聖母三弟子五鬼天王尙和陽木咒龍柳蜃。按時化形時惠嬪與九尾仙狐柳燕娘等四人正在談論昨日破陣的情形。就

見柳燕娘大不是往日 那樣的高興了 忽然粉頸低垂珠淚盈眸 時惠靈看了納悶道 柳姐
々今日爲何這樣的傷心呢 莫非因爲薛姐夫今日是二七之辰 故此傷心嗎 燕娘嘆了一口
氣道 時姐姐那裏知道妹妹的爲難呢 深悔當初不該自不慎謹 觸犯色慾之念 初嫁樂三
官的弟子 神手大聖王森 後來又看中了 許仙姑的弟子三眼蠅薛蟒 獨自鍾情於他 以
爲將來得了大道 成爲神仙眷屬 爲薛蟒得罪了天狐二女與司徒平 又不該聽了他的慫恿
去到苗疆以色身迷住了紅髮老祖 破了他的真陽 盜了他的萬蠶鉢回來 獻給與許仙姑
希望許仙姑傳給無上大法 助我成道 現在許仙姑的爲人 妹子業已看清 絕無收我傳
法的真心 緊着她自己到各處煽惑異派 與峨嵋作對 並不顧妹子一切 妹子費了無限的
心血 得「萬蠶鉢」獻給於她 希望博她的歡心 好成全妹子 誰知道萬蠶鉢那樣的貴寶
在紅髮老祖手內時 賴她成名 到在她手如同廢物 現在還好好的存在五雲步 現在薛
蟒已死剩了妹子孤身一人 她又不以真心待我 姐姐不見嗎 人家韓祖師走時都將弟子帶
去 只她走時連妹子一個通知都不給 將來銅瓦寺大事一去 那時瓦解冰消 誰還能顧的
了誰呢 妹子又先得罪峨嵋門下後又得罪了紅髮老祖 拜了許仙姑一場 此時一無所得
鬧的遍地竟是仇人 走到那裏去也免不了 被人家拿去爲止 有心仍然遁回黃山 二次將

萬蠶鉢盜回 另投明師從此一洗包身 再練大道 又恐事爲許飛娘先知 豈不又遭了毒手嗎
姐姐你想妹子這等命苦 如何不傷心呢 惠嬪見她說的可憐 心中也覺着不忍 遂勸道
姐姐不要傷心 這件事好辦 只要姐姐將以前的形爲改悔 等到銅瓦寺的事情完了時
妹子必要帮你去到五雲步 設法盜回萬蠶鉢 再引姐姐去到度朔山崖石洞 妹子勿論如何
爲難 必請家師將姐姐收歸門下就是 燕娘聞言忙即止住淚痕道 姐姐真能如此 便是小
妹的大恩人了 但是紅髮老祖這等眼 早晚是要找妹子算的 妹子這幾日總覺心驚肉跳
設果那老魔找了來 妹子深知他的法力無邊 苗疆一帶除了教祖魯靈而外 就要算紅髮老
祖手曲一指了 惠嬪道好不好 姐姐不知家師的法力 別說是紅髮老祖點點法術 就是
那些東海三仙 海島各派金仙 天下八大教主 那一位不與家師有來往 那一位不讓着家
師三分呢 她兩個正在說的起勁之際 不圖無心說話有心聽 忱木呪龍柳屨等 乃是初出
的犢兒不怕虎 惟獨五鬼天王尙和陽聽得 銅瓦寺一敗就要玉石俱焚 誰也不能顧誰 恩
師地位至尊 各派俱都崇拜等語 心中不勝的吃驚 暗道這可不好 兩位師弟妹 原是奉
了師命前來監守吾的行動者 現在已被吾用言語相誘 只知道前來幫助林瑞 將來金門寶
藏到手時 也可以稍爲染指 設果諸事失敗 那時弟妹回山時 再向師父說了實話 可是

那個亂子 當用何法以處治呢 尙和陽愈想心中愈不得主意 正在爲難之際 遠遠的聽見許多破空之聲 只見五彩祥光 遮着了半邊天 直向銅瓦而來 尙和陽知道是峨嵋派中人前來攻打銅瓦寺 遂卽囑咐師弟妹與柳燕娘大家注意 峨嵋敵人已到 追至飛至近前 峨嵋諸仙刷的在空中 卽分了五起 各奔一處隘口而去 單表這位南華元君白骨夫人蔡寒瓊 帶領三弟子到了頭道天門下 不容分說卽各以飛劍直取過來 尙和陽認識來人 乃是天魔派教主蔡寒瓊 遂卽一聲高叫道來人可是蔡師叔嗎 你吾既然同是魔道中人物 豈能反幫外人與自己人動手呢 寒瓊冷笑道業孽休以言語欺吾 想汝師旣爲南天王之法嗣 與孽蕩多教主分領陰陽鬼派 豈有不明順逆之理 汝等所爲絕不是聖母所派 尙敢強自噉舌 今日老身誓必拿住爾等 親往星石洞 去見聖母 面訴汝等私助魔派一切的罪狀 那時看爾等 還有何言分辯 五鬼天王尙和陽聞言大驚 暗道這可糟了 真要叫師父知道 不獨自己得罪師門 卽是二位師弟妹初次出山 因吾而得罪 那時叫吾有何言答對 想到這裏 惟恐怕柳時二人明白過來 再一質問那更不好辦了 遂卽言語相差 大喝一聲道吾把你這殺不盡的 峨嵋餘孽 今日若不叫你知道知道 吾的利害你也不知尙和陽是如何人也 說着一擺手中白骨銷魂劍 放出烏丟丟一道黑光 直取蔡教主 蔡教主本欲用陰陽藏毒鏢

制倒尙和陽 又念他等均背師而來 各人均有百年大道 如果真被聖母知道 逐出門牆豈不可惜 想到這裡不忍爲之已甚 即將八寶楞岩紫金鎚祭起 一道金光飛起 只聽蔡教主喝聲着 尙和陽想躲也來不及了 一聽吧的一聲 正打在尙和陽左臂之上 五鬼天王慘呼了一聲 翻身倒在就地 柳屨剛要用枕木就去打蔡教主時 只見寒瓊用手一指 一道碧光飛出 快比閃電 柳時三人聞見俱都覺着頭重腳輕 身體似要跌倒 知道道力相差太遠 並不敢逞強而行 又兼聽得尙和陽說道 汝等萬不是這個女魔的對手 不要再惹她 咱們只可暫時逃走 將來見過了恩師 再請她老人家報此仇恨不遲 柳時三人聽大師兄如此說法 只得遵從 遂即請柳屨背了尙和陽 時柳二人在後面跟隨 四人駕起遁光逃回 鹹海西峯東序山班鋪洞去了 頭道天門已破 正是赤身教主教主火煉洪長豹之時 原來赤身教主鳩盤婆自從大家分手之後 率領金蟬等直奔二道山門而來 赤面阿羅姚開江 前在戴家場雖被沙渾智奪元神之後 數年之後仗着恩師紅髮老祖之力 此時的法術又能可觀 無奈野心未退 時時刻刻記念着 報復戴家場的仇恨 今日見了鳩盤婆仍以爲她是峨嵋派人 不管青紅皂白 頭腦一搖即將苗刀放出 十餘道紅光飛來 直取鳩盤婆 赤身教主一見 知是苗派中人 到也當心防禦 遂也將飛劍升起 也化了十餘道碧光 抵住了苗刀 當時

刀劍會合一處 則立見勝負 苗刀久失元神 如何敵的了鳩盤婆的神劍 接觸之後幾個回合 苗刀即爲飛劍絞斷 洪長豹在旁見師兄的飛刀 爲那醜太婆所破 不由的大怒 大喝一聲就是一掌手雷打了過來 赤身教主見了哈哈大笑道 業障你這才叫班門弄斧呢 遂說着一提丹田氣工 即將五陰純火噴將出來 兩耳口鼻之中 碗大的火球兒 禿々亂滾 霎時之間就如同一座火焰山相仿 蓋將下來姚開江與紫金剛龍靈 見事不好即借火遁逃走 獨可惜長人洪長豹 爲救師兄未成 竟與鎮海龍王汪銅二人 同死於陰火之中 一股青青飛起 屍骨立時化爲飛灰 就連二人的元神都同遭於難 查阿禪師與二弟子及綠鬢仙娘輩 青青 飛到三道天門 頭一個就遇見了攝魂童子阮猛 鬼面行者萬人迪 赤玉紅縉各拍背後的 紫金降魔杵與白毫 敵住了阮猛萬人迪二人的飛劍 打在一處 披髮紅孩原猷 捷足律令門致中二人 也將飛劍放將過來 青青也將定海分光劍放出 敵住二劍 七支飛劍在空中 打成了一團 查阿禪師在後即將獨龍神杖祭起 烏龍相仿飛了過來 直取敵人 此時長生教主愛禪師 正在鐘樓之上觀看陣式 忽見毒龍杖飛來 知道是佛家至寶 恐怕二弟子被傷 遂即化作一道長虹飛下 一手捉住原猷 一手提着門致中 即借遁光飛逃回 歸八風島去了 只苦了阮猛萬人迪二人 同時死於毒龍杖下 只打的如同兩塊肉餅一樣

查阿禪師赤身教主蔡寒瓊等 既然攻進了三道天門 所過之處 勢如破竹 所有敵人 走死逃亡一個無存 遂卽一同來至山門 此時正是白素宛宛紅瓊等 會同了錢氏弟兄與聖手雷音落南迦 正爲峨嵋這面黃元極岳文越心源嚴人英等 殺的愁烟避日 慘霏瀰漫之際 眼看峨嵋諸弟子 就要支持不住 敗了下來 正好查阿禪師等趕到 金蟬石生二人一眼看見人英的雌雄劍 爲宛靈的妖劍押的 光彩慘淡精華頓滅 知道靈之劍必是用垢污之物煉的二人不由大怒不用分說 一個是鴛鴦霹靂劍 一個銀雨劍俱都不怕污物 飛將起來如同撒了一天銀雨 附有風雷之聲 飛了上去只一絞 已將靈之劍 絞爲寸寸段 飛墜於地 靈見飛劍已失 嚇了個胆裂魂飛 剛要另取法寶相抵 只見莊易用手一指 一道烏金光華飛到 靈空只洛得慘呼一聲 好好一顆粉頭墜落於地 屍身遂卽跌倒山門以前 青青知道她身有照胆鏡 趕緊一縱劍光 飛近前來由靈懷中取出照膽鏡 退歸本隊 落梯迴見靈已死 不由的氣往上撞 一提丹田氣工 噴出來對對火珠兒 趕着用雙手搗散 只聽得雷聲陣陣 直向峨嵋打將過來 欲知後事如何 且看下集分解

